

斯西法國中 相真務特



新華書店發行

MG
D693.65
207

相真務特斯西法國中

著等清棋黃

行發在書華北



3 2168 9059 4

中國法斯特務真相

著者 黃樞清等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五月再版

定價 元

目錄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	黃梅清	(一)
一 特務是什麼東西？		(一)
二 法西斯全體性特務		(四)
三 中國法西斯特務		(一一)
四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		(二〇)
敵僞國特聞見記	羅儀	(二七)
一 從周逆佛海說起		(二七)
二 『政策』如何？		(二九)
三 鋤奸暗殺停止了		(三〇)
四 中國希姆來的『新路綫』		(三一)
五 抗戰初期的藍衣社		(三一)
六 自汪逆『還都』到『清鄉』		(三三)
七 願祝同與戴笠之間		(三四)

八	『同歸祖國的懷抱』……………	(三五)
九	七十六號——僑特工總部……………	(三六)
一〇	愛錢，怕死，反——反間計……………	(三八)
一一	影佐走，柴山來……………	(四〇)
一二	敗血齒——李士羣吃『餅』……………	(四二)
一三	陳逆公博的時代……………	(四四)
一四	日寇憲兵的『統一集中』……………	(四六)
一五	鬼參謀辻大佐……………	(四七)
一六	上海復員委員會……………	(四八)
一七	中美特務合作……………	(四九)
一八	偽國際問題研究所……………	(五一)
一九	『勛共護黨突擊指揮部』……………	(五二)
二〇	忠救軍(上)……………	(五三)
二一	忠救軍(下)……………	(五五)
二二	『清報活動』……………	(五七)
二三	聯絡龍雲的故事……………	(五八)
二四	敵後策反工作委員會……………	(五九)
二五	『祇有他們做得到的』……………	(六〇)

蔣匪特務內幕一斑……………(六一)

戴笠之死與軍統……………陳公恕(六一)

軍統局內幕(一個重慶特務給一個昆明特務的信)……………(六七)

血和淚的控訴……………一個懺悔的特務(七〇)

第七中美特訓班的內幕……………陳世民(七四)

我是蔣匪的一個大特務……………胡志毅(八一)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

一 特務是什麼東西？

特務在那裏，誰是特務？特務是怎樣產生的？究竟什麼東西叫做『特務』呢？這決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可以回答得了。

首先，我們從『特務』這個名詞來看，很明顯的，它的定義就在這個『特』字。因為『特別』，所以它的第一個含義，就是與『正常』相對立的。——正常的國家，有一定的法律，正常的社會，有一定的生活秩序，正常的人民，有一定的道德行爲。因為正常的國家，以人民爲主人，一切爲人民，一切屬於人民。執政者爲人民服役，執政者自身從人民中來的，官與民都服從共同一樣的法律，都遵守共同一樣的軌範，大家都走着共同一樣的道路，過着共同一樣的自由平等的生活，大家都享受一樣的權利，無人有『特』的必要，誰也『特』不起來。祇有『非常』，才是『特別』。所以在職業界三百六十行以外的一行——特務，既似官而又非官，既似民而又非民的一種流氓、幫匪、漢奸的混血兒。

說到特務的出生，倒是由來久矣。自從人類的政治生活，有治人與治於人者，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對立鬥爭以來，在治人者方面的寄生羣中，就出現了吃特務飯的一種『職業』了。這種職業的性質，有的充當耳報神，有的充當鑲客或劊子手，或者是兼而充之。在中外古今的專制政治中，特務的橫行霸道，可說是無國無之。



(南)

在中國，「漢有「詔獄」和「大誰何」，在唐有「靈景門」和「不良人」，在宋有「詔獄」和「軍巡院」，在明有「錦衣衛」和「東西廠」，在（「民國」）袁世凱時代則有「偵緝隊」。這是些幹甚麼勾當的呢？請看：「在古式的政體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環的一特殊集團的利益，比較被統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遠是在危險的邊緣，尊嚴的神聖的寶座之下，醞釀着待爆發的火山。爲了家族的權威和利益的持續，他們不得不想盡鎮壓的法子，公開的法律，刑章，公開的軍隊法庭不够用，也不便用，他們還要造成恐怖空氣的特種組織，特種監獄，和特種偵探，來監視每一個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他們用秘密的方法偵伺、搜查、逮捕、審訊、處刑。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茶樓酒館，在集會場所，甚至在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類人在活動，執行這些任務的特種組織，歷代都有。」（吳晗：「明代錦衣衛和東西廠」。）——這是說得很明白的，「廠衛」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法律手續，可以直接「取詔行事」。「詔」是甚麼？譯爲現代語，就是「面諭」和「手令」。他們的「行事」，有的時候，甚至連詔都是多餘的；因爲他們被賦予一種特別的權力，還可以「相濫權宜處置」，還可以「先斬後報」。我們看明代正德皇帝時代的劉瑾，萬曆皇帝時代的魏忠賢，清代雍正帝時代的血滴子，乃至「包公案」，「施公案」中的人物，有的是太監，有的是所謂劍仙之類，他們的「行事」，無不神乎其神。還有在外國，帝俄沙皇時代的尼古拉密探，法國路易十六「朕即國家」時代的警察，羅馬黑暗時代的巡察等，無不留下了鎮壓人民的血腥的紀錄。我們把特務的老祖宗請了出來，檢查一下他們行跡，我們便可以給特務的定義，下一個註解：特務者，超越了一切法律、道德、倫理、人情常態的範圍之外的行爲活動，而達成其一定之目的者也。這種特務行動的結果，是犯罪的，違法的，反道德的，非人情的結果。但是它可以不顧社會道德力量的拘束，它更可以逃避國家法律的裁判。即是說：「殺人者死」，這是國法：

但是特務殺人，不但不死，而且有功有獎。——它功於誰呢？誰給它獎呢？這裏我們又可以給特務的作用，下第二個註解：特務者，宦官政治也，流氓政治也，間諜政治也，打手政治也。——它是獨裁專制的統治者，皇帝，權貴，地主，資產階級，爲了維持並鞏固其統治地位和權力，爲了維持並強化其對於廣大人民的奴役與剝削，爲了『天子爲貴，民賤之』的封建壓迫和吮血以生的舊制度，它是殘民以逞的魔手。它要玩法，它自身就是法律，它高興的時候要玩一下『天子』，也未嘗不可，因爲特務們關係和皇帝最密切，權威也最重。如『明史：刑法志』所說：『邇者皇親貴倖有所奏陳，陛下據其一面之詞，卽行差官齊駕帖拿人於數百里之外，驚駭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所以，有的時候，當朝的領袖，被特務攪得烏烟瘴氣的時候，也不免頭昏腦漲的發一頓脾氣，說：『看，你們這些東西，祇會造假報告。』這就可以看到特務的通天的本領。——『廠與衛成爲皇帝私人的特種偵探機關，其系統是錦衣衛監察偵伺一切官民，東（西）廠偵察一切官民及錦衣衛，有時或加最高機關，偵探一切官民和廠衛，如劉瑾的內行廠和馮保的內廠，皇帝則直接監督一切偵探機關。如此層層緝伺，層層作惡，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恐怖政治。』（吳晗：『明代錦衣衛和東西廠』）

明代特務（廠衛）的淫威，可以舉一例子，當天啓時，有四個平民，半夜裏偷偷在密室喝酒談心，酒酣耳熱，有一人大罵魏忠賢（特務頭子），餘三人聽了不敢出聲，罵猶未了。便有番子突入，把四人都捉去，在魏忠賢面前，把發話這人剝了皮。老百姓偶然表示對於特務的憤怒，得到這樣的結果。然則特務是否真能爲皇帝『除害』呢？明史刑法志也說得很清楚：『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又如『春明夢餘錄』的記載：『薊門孔道。假偵邊廷，往來如織，……至於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露踪跡，紀言紀事，怎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釀金陰餌之，遂相沿爲例而莫可問。』特務威權日

甚，特務二字成爲兇險的象徵，破胆的霹靂，遊民奸棍，假爲恐詐。這在現代的話來說，也就是：『咱們是做情報的。』

從古到今，我們可以看到特務的面貌，便是如此。『偶語棄市，誹謗者族』，提到特務，談虎變色，白晝鬼行，魅魍魎，特務就是恐怖，特務政治就是恐怖政治，所以，人們怕提到『特務』的字眼，怕與『特務』相交，幹特務的人，要上瞞父母，下瞞妻兒。兒子不願意有一個吃特務飯的父親，妻子因爲丈夫是特務而要離異，被鄙棄憎惡。幹特務的人，因爲他本身是特來特去，所以他永遠沒有屬於他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他和蛇鼠一樣的東鑽西竄，不敢見人，人們討厭見他。所以，特務如十殿閻羅，如恐怖的幽靈。——這爲甚麼？因爲自古以來，特務是在人民血中生長的，人們受到特務的茶毒，無有不記着特務的仇恨。特務，它是永遠和人們敵對着，永遠是和人民敵對的。所以，特務，是一個罪惡的名稱。

二 法西斯全體性特務

有了暴君的存在，必然就出現倖臣閹黨。爲了保持暴君及其倖臣閹黨的權利地位，必然就有廠衛特務。暴君被擁戴在倖臣閹黨之上，倖臣閹黨又連結着廠衛特務，其實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倖臣閹黨和廠衛特務，是暴君專制這一根幹上的兩個枝，是暴君專制一個母胎的孿生子，他是命運相同的，在古代是這樣；在近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實質上一樣的暴君專制，在若干的國家內，仍然存在，不過名稱與形式改變了，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出場。

所謂法西斯主義，就是現代的暴君專制主義；皇帝的稱呼，改作爲『元首』與『領袖』；專制變作『全權』或『全能』（有時也稱『全體主義』）；他們集合（『組織』）起一個秘密結社的『團

「領袖」，奉他們的「領袖」爲「神聖」，對內把人民全體奴役化，對外，對別的民族，則肆行強盜的侵略，要把別的國家和民族奴隸化。他們叫喊着「民族至上」昂揚亞利安人種第一；大和民族天國太子孫「唯我獨尊」的意識；而實行殘殺猶太；到阿比西尼亞的黑人國去「宣揚文化」；到中國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到雲南、貴州去勸辦苗族的「叛亂」；到新疆去「征服」哈薩克族。他們叫喊着「國家至上」，「領袖第一」，「一切歸於領袖，一切爲了領袖，一切服從領袖」。他們拚命的叫喊着「以領袖的意志爲意志」，「爲領袖而生，爲領袖而死」。於是生於其心，害於其政，這種法西斯的思想，就是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這種法西斯思想表現在行動上，第一就是反常識、反科學；因爲常識與科學，要絕對尊重事實，法西斯則一切以滿足個人與小集團卑劣的政治利益爲前提，否認一切客觀的事實，顛倒黑白，指鹿爲馬。——我們說，你偷了別人的東西，他們說，我不過是「拿」了別人的東西。我們主張保障民權自由，他們則叫着「快幹、硬幹、實幹」，實行殺人的「自由」。第二是極端的主觀與獨斷，極端的偏激與唯吾。法西斯要求一切的人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非則是之，逆我者是非之」。以狡賴和誣蔑、偽造、造謠、生事爲其慣技，以陰謀、陷害、暗殺爲其看家本領。——「人權宣言」中確認「人類生來永久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這是天賦人權，所有一切的人，應有的人格。但是法西斯說：「因爲你沒有財產，所以你沒有人格。」（蘇菲答：「狗道主義舉隅」）因此，所有一切窮人，都該是「罪人」。

法西斯就是特務偵探。它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招牌之下，充當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尖兵。舉出個人的例子，如英國的勞倫斯少校從前之在阿刺伯的活動；如日本的土肥原大佐在中國東北的暴行；如德國的巴本大使之在土耳其的陰謀，無一不是以軍部密探的身份，做着間諜工作；他們在其所活動的地方，參贊內奸，製造內亂，佈置事變，找尋藉口，發動戰爭。這些人，本身都有一種

變態殘虐的瘋狂的心理，都有一種冒險的『慾望』，和『嗜殺』的非人性的性格。戰爭的火種，都是由這些『非常的人』點燃起來的。以這些人爲標本，從個別的份子，擴大爲少數份子的結合，於是他們『組織』了起來。形成了他們的『團體』，建立了他們的『黨』。同時他們提出『鐵血』主義的口號，提出了『八種論』，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綱領，來麻醉與哄騙他們的落後羣衆，特別是用最恐怖的手段和最卑劣的方法，誘引和脅迫羣衆，或者利用青年純潔的愛國情緒，或者利用工人農民不滿現狀的要求，乘機轉移目標，把青年學生與工農羣衆也一時的『網羅』了起來。一時的成就了他們的『業績』。莫索里尼就是穿着黑衫，嚷着『要求自由』的口號而進軍羅馬的。希特勒也是叫着『第三帝國的權利與尊嚴』，放火燒了國會的，日本的少壯軍人也就是擲出了『革新』的大旗，而『斷行』了『二、二六』事變的。反轉來，他們就來屠殺真正要求自由，真正要求權利的人民，將人民（一切善良正直的公民）殘殺了、放逐了、拘禁了、懾服下去，鎮壓下去，於是砌造起他們『領袖』極權的寶座。因爲『領袖是神聖的』，『領袖是超人的』，『領袖是不可侵犯的』，所以當他們說：『領袖是不可束縛的』。這時候，就是子民們應該臣服接受奴役的時候。他們的目的，祇在要求維持並鞏固專制獨裁的政治，他們必然要崇拜『領袖』，因爲沒有了『領袖』，便沒有了『他們』；而『領袖』就是『國家』。至於『他們』則是『領袖的化身』。法西斯『帝國』，就是這樣形成起來的。

法西斯派的份子，就是個別的特務偵探。就是摩登化了的『廠衛』。法西斯國家，就是全體性的間諜組織的國家，就是二十世紀中有了科學裝備，而把文字語言符咒化了的專制王國。它對內要求多數絕對服從少數，少數服從個人，個人又爲少數所『親幸』（操縱擺佈），玩着個人——↓少數，少數——↓個人之間的『權』與『術』的捉迷藏的把戲。它對外，要求『無限制的拓展』，剽竊據掠，不能巧取，便行豪奪，暢所欲言，而『硬幹到底』。它在國際，結夥爲『軸心』，要求把全世界的人

類，和所有的國家，都在它的『輪軸』轉動之下，爲它而存在，聽任它支配，踐踏與宰割。

關於法西斯特務的全體性，且以已經崩潰了的德國和日本爲例，看看他們過去的成绩，據顯爾特·李斯的『全體性間諜活動』一書（見『時代』三、四、五期介紹）——德國政府和法西斯黨的全體事業，就是間諜活動。爲培養新式間諜而有『心理實驗所』，即一切德國的學校，大學，科學研究院，都是全體性間諜的機構。由豪斯霍弗將軍爲首的『地理政治學研究』，是納粹間諜的高等學術研究機關，它的間諜機關，有如下的許多種類：

- 一、陸軍部偵察司（領導者尼古拉上校）。
- 二、國外德僑部（領導者波烈）。
- 三、蓋世太保國外支部（領導者希姆萊）。
- 四、希特勒黨對外政策部（領導者羅森堡）。
- 五、外交部特務司（領導者李賓特羅甫）。
- 六、宣傳部國外司（領導者郭培爾）。
- 七、國民經濟國外司（領導者沙赫特）。
- 八、帝國殖民部（領導者馮·埃甫）。

所有這些機構的活動，都由『聯絡本部』聯繫着；希特勒黨所有的首腦，都參加在內，我們知道，納粹內政部希姆萊所領導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主要的任務是對付德國國內與黨內的，是世界上前無此例的恐怖殺人機關，希特勒就是靠了這個特務機關的屠殺而神氣活現的。上舉這許多系統的特務組織，它佈滿在世界各國，它的細胞子連同它的僱傭人，就是總稱爲『第五縱隊』。希特勒也就是靠了這些特務恐怖機關的橫行霸道而『耀武揚威』的。

其次，我們再大略的說一說日本的特務。一提到日本的特務，凡是中國人，都受過它的災害；日本的特務活動的發展，差不多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強盜侵略的全部發展。所有日本對中國的每一次借款交涉，每一個屈辱中國的條約的簽訂，每一回的出兵，『事變』，以至侵略戰爭的發動，無不是由於日本特務所造成的。循至日本帝國，也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一樣，全體性的間諜化了。我們中國，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迫害與侵略，是每一個中國人所直接身受過的；所以一部近代中國的『國恥史』，也可說，即是『日本軍部法西斯（間諜特務）的發展史』。

日本的法西斯特務，在日本國內，是進行着世界上最反動恐怖的警察政治，和憲兵政治，把日本的國民，完全鎮壓統制起來，把國家的權力，完全控制在軍部法西斯的手裏，同時對外展開特務間諜的攻勢，直至大規模侵略戰爭的爆發，又進而以間諜特務來統治它的佔領地區，以最殘酷，最恐怖的手段，來對付它的殖民地和他的軍事佔領地區的人民。

日本在華的特務，主要的有如下的許多系統：

- 一、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的支那班——主管對華軍事情報。
- 二、陸軍參謀本部第二課（支那課）——管轄在華駐在武官，駐在軍事研究員，派遣留學生，和一切隨時流動的軍事特派員。

以上是在平時在日本國內的領導機關。戰時在中國佔領地區內，承接在以上的領導機關之下，有：

- A 派遣軍總司令部第二課——主管謀略工作。
- B 傀儡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部——主管偽組織事務。
- C 各地特務機關（特務班），聯絡部（聯絡官）——是以上A和B的下層機構和地方工作單

位。

D 憲兵司令部，憲兵隊分隊——執行軍事恐怖。

三、海軍省和海軍軍令部的中國（支部）事務課和事務班——主管海軍的駐在武官，派遣員的一切的活動。

四、外務省的東亞局和情報部（以後會綜合於興亞院，又分立為大東亞省），——所有各地的大使館事務所、領事館，都從一個直屬系統下進行各層各級的極廣泛而深入的謀略活動與情報活動。

五、其他各種公團如東亞同文會（靈關會館），東亞研究會（大川周明主持）等，是官民混合的機構。如滿鐵調查部，及附設於正金銀行，台灣銀行內的調查室，及各地工商會議所內的涉外事務部門等，是特設的半官半民的特務機構。又如同盟通訊社，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社等的特派記者，一般的都負着情報的任務，並且都有特設的特務份子。又如黑龍會，興亞同盟等等名目繁多，系統複雜的浪人特務團體。——這一切的特務活動，都是直接與陸海軍部，外交機關的領導機構，上下裏外，呼應配合的。

六、日本對華的特務訓練教育機關，在日本國內和在中國設立的，有：

A 東京拓殖大學支那語班。

B 東京、大阪外國語學校的中國語班。

C 東方文化學院。

D 大阪康德學院（對東北的）。

E 上海同文書院大學。

F 天津、漢口的同文中學。

七、此外日本僑民在全中國各地開設的醫院、藥房、報館、新聞社、出版社、理髮店、洗衣作、料理店、藝妓等等，甚至販賣仁丹、大學眼藥，若素的推銷員，都是以上所列的各種特務機構的細胞組織，或為特務的祕密交通站，或為間諜的信箱，或為坐探，或為遊探。

上面所列日本對華特務侵略機構的系統，不過是舉出它的粗枝大幹而已；其詳細的情形，簡直不勝枚舉。總之，在中國地圖上的每一個角落，都籠罩在日本特務的一大黑蜘蛛網之下。這種日本對華的特務侵略，經過八年的抗戰，雖然已經將它粉碎了，但是也和戰敗後德國納粹一樣：日本法西斯特務的殘餘勢力還是相當存在着的。不但存在，而且還受着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派的優容，還受着我們中國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禮遇，而還在暗暗的掙扎，企圖以改裝的面貌，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求得日本的死灰復燃。德國的特務法西斯是如此，日本的特務法西斯尤其如此。特別日本國內有過長期歷史傳統的警察恐怖，隱伏在日本現在政府的特務菌根，還未能澈底的肅清，所以有遼東通化「中日聯合政府」的暴動發生；所以，在重慶出現了反蘇反共的遊行「示威」事件的同時，在日本東京也居然出現了「留日中國人」的同樣把戲。

對於日本法西斯特務的這些新的「行動」，我們在一個美國人（Andrew Roth 見十三卷二期「世界知識」）作的「日本的警察恐怖」一文中，可以看到很具體的證明，他說：「隨着美軍進駐日本從事佔領工作，……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種種漂亮的招牌底下，官方御用的「合法」政治團體都陸續舉辦起來，這實是一個非常毒辣的手腕。同時，事實是非常明顯的：日皇制度恐怕是對內用來鎮壓，對外用以侵略的最有效的工具，而現在，日本的真正統治者，則拚命想用來做擋箭牌，一則可以避免戰敗後受人譴責，二則也好幫助他們，在將來動亂的年月裏駕馭廣大的民衆。……他們正在準備軍編和扶植日本「蓋世太保」式的警察，在寡頭政治家撕毀波茨坦條約，阻止任何真正民主和反

法西斯力量抬頭的努力中，可以成爲很重要的角色。」這就到現在還沒有死完的日本法西斯特務。在同一篇短文中，作者指出了許多事實：說明日本法西斯特務，過去是如何恐怖的摧殘日本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的革命運動，如何拘禁、放逐與殺害日本的革命志士。而現在正偽裝着的法西斯特務，又如何潛入向警察隊中去，藉口要求廣大警察的力量，以便抑制玩火的國家主義者，而實際「他們」即是玩火的國家主義者自身。把日本推向戰爭，把日本人民拖入到戰敗與滅亡痛苦的深淵中去的，就是這些玩火主義者，這些法西斯特務。所以那篇文字的結論說：「對於戰敗的日本，消滅現存的警察制度，該最先被放在日本議事日程中，正像剷除「蓋世太保」，應該是德國的首要工作一樣。」喚起所有的民主國家人民的注意，提高最高的警惕，對於德日法西斯特務，必要除惡務盡，防止其死而復活。——否則，都將成爲「勝利的嘲笑」。

三 中國法西斯特務

特務的存在，就是人民的流血和死亡。就是人民的劫運！法西斯特務，就是戰爭的火種！就是戰爭。不幸得很，我們中國也有着一種特務。古代的不必說，袁世凱時代的偵緝隊也過去了。我們所指的，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所發生、發展起來的特務。

這是中國的特務，就是中國的法西斯特務，它爲中國人民之敵，已經整整二十年了。

誰都知道，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代，代表封建地主，洋奴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爲了敵對代表人民爭民主、求解放的進步革命勢力，於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十二日，發動了全國的清黨大屠殺，這就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慘痛的「四一二」。自大革命前夜，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直系軍閥對平漢鐵路工人開始流血槍殺起，一九二七年四月奉系軍閥在北京絞殺共產黨李大釗，路有

于，接着南方的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清黨事變』；後來同年（一九二七）的十一月，爲了打擊國民黨內的反對者，以奪回國民黨中央政權爲目的，又發動了所謂『一一、一二慘案』（這是最初一次的法西斯有組織的製造血案及遊行示威運動，以反對當時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與桂系），這就是中國國民黨內反動派法西斯特務，隨着十年內戰在國民黨內造成極權領導，在全中國內造成一黨專制，獨裁的統治政權。法西斯特務，成了獨裁政權的領導核心。在他們叫囂着『復古討赤』，『滅共護黨』聲中，不知道有多少千百萬爲爭自由、爭人權、爭民主的工農大衆革命青年，文化戰士，犧牲在屠刀之下。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法西斯全體性的特務組織，原是以『極端的愛國主義者』自負，以『極端的民族主義』爲標榜的：所以它尋求對外的侵略戰爭，以饜足它的嗜殺鬻武的慾望。不幸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不但沒有向外進行侵略的資格，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所以中國的法西斯特務，雖然不斷的派了大批『學生』到意大利和德國去學習希特勒、莫索里尼的『經驗』，同時也繼續的招聘了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前輩到中國來進行傳授特務的本領，但是他們學來的和被教的本領，始終祇能用到一半，就是專致力於『對內求統一』。換句話說，德、日、意法西斯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走向對外侵略的強盜戰爭；而中國的法西斯，在遭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却是怯於對外，而勇於『安內』。所以，在中國法西斯特務組織有了進一步『發展擴大』的時候，正是『九一八』（一九三一年）前後的時候。那時候正當着空前的民族危機，他們都祇會守着『不抵抗主義』，連『抗日』的口號都不敢喊一聲，而且也不許民衆喊。並且更相反的出以全力來壓迫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不許人民愛國。共產黨紅軍要求北上抗日，他們却調集了最大的兵力來進行最大的『圍剿』，以答覆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抗日和平民主的要求。在那個時候，中國法西斯特務，在中國人民的流血犧牲

中，好像是被培養得『大』了起來，特務的組織機構，也乘着外患的空氣，用欺騙的方法，用威脅利誘的手段，在他們的黨部、軍隊、警察、官辦的學校，和御用的文化團體、青年團體中，吸收了盲目落後的份子，加以強迫集中訓練，訓出了許多人員和幹部，聲勢頗為『雄厚』。但是，他們不是用來『外抗強權』的，他們的間諜密探，沒有防止了日本的偵探和漢奸，反而由他們的手上，出賣了國家的機密。他們的手槍炸彈，不是對付侵略到中國領土之內的日寇，和背叛國家民族的漢奸敗類；相反的是專來對付工人、學生羣衆的救國運動，逮捕拘禁救國運動的領袖，和暗殺殘害救國運動的人們。

新華日報（華中版，三月四日，三十五年）的資料室，發表的『特務恐怖自由大事摘要』，記載着『九一八』以後與『七七』抗戰以後的法西斯特務暴行，有如下的一篇清賬：

『九一八』以後

一九三一年：十月廣州反日示威學生被殺十餘人。十二月平、滬、廣、濟學生請願抗日，被殺三十餘，被捕百餘。太原死傷千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西安學生反日驅戴（季陶）被槍殺鎮壓。六月特務在滬暗殺楊杏佛，警告宋慶齡、魯迅、蔡元培。八月上海捕殺反日同盟會參加者。

一九三三年：六月何應欽下令鎮壓河北義勇救國軍。法西斯暴力團橫行京滬，組織鐵血團，下令逮捕左翼作家。八月捕殺上海反法西斯大會參加者八十餘人。十一月逮捕殺吉鴻昌於天津。搗亂上海書店、電影院。

一九三四年：五月北平數千青年被捕，五百人被殺。十一月暗殺上海申報主人史量才。

一九三五年：六月於上海逮捕杜重遠，封閉新生週刊。十一月平津學生通電反對非法逮捕殘殺（

通電內稱被殺青年計三十萬。十二月北平學生抗日示威，被槍殺死傷青年五百餘人。造成血洗街頭。

『一二九』慘案。『一二、一六』平民又被殺無數。

一九三六年：一月廣州學生反日遊行被殺一人，傷百餘人。二月平津被捕學生一〇九人。三月濟南包圍山東大學，逮捕學生。上海復旦大學生亦被捕七人，北平被捕三十人。九月上海紀念『九一八』被槍傷拘捕者甚多。十一月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被捕。十二月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被鎮壓。

『七七』抗戰以後

一九三七年：特務大規模實行『紅旗政策』『內奸政策』破壞救亡運動。勦殺閻邊何鳴游擊隊，組織政治土匪進攻陝甘寧邊區。

一九三九年：大批捕殺綁架共產黨員，新四軍士兵傷員及進步青年。爆發平江慘案，確山慘案，太和慘案。

一九四〇年：封閉各地生活書店達數十處。

一九四一年：排除參政會民主參政員。逮捕馬寅初，暗殺杜重遠。

一九四三年：平津滬特務返渝，國特汪特五相統一轉化。西安國特頭子張滌非，挑撥內戰。太行解放區發現特務施放毒藥，盤瑤村有一家全家中毒。

該報的編者在按語中說：『這裏是『九一八』到『七七』九年中特務暴行摘錄，材料恐尚不全，十五年來國民黨特務欠下中國人民的血債，實際尚遠超過此文字紀錄。』這是確實的話。特務的原則是『秘密』，特務的殺人要毀屍滅跡。凡以上的紀錄，不過是無法掩飾隱蔽，不得不被暴露的事件罷了，然而，這就是中國法西斯特務的『國家至上』與『民族至上』了。他們的『鐵血主義』，原來如此。

「七七」抗戰以後，中國的法西斯特務，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在這個時期的他們的「工作」向着三個方面進行而來：第一個是防止「異黨」與「除奸」；第二個是「曲線救國」，第三個是「抗日鋤奸」。八九年來，在長期抗戰過程中，中國法西斯特務，在這三個方面所做的事，所有的「豐功偉績」，不但是中國人民忘記不了，恐怕連中國民族敵人的日寇也忘記不了，至今還心存「感謝」的。他們在「防止異黨」與所謂「除奸」的行動上，是「背向日本、面向邊區」，——包圍封鎖敵後人民解放區，壓迫大後方人民抗日救國運動。他們的「曲線救國」，是數十萬的「國軍」，公開投敵，——與日本公開「和平反共」。他們的「抗日鋤奸」，是幫助日寇和汪精衛建立政權的特務組織，——担任日本憲兵的密探。這三方面各別的活動，實際上仍然是上下配合，裏外呼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到日本投降後的今日，全國到處是國、敵、僞特三位一體的合流，反動派法西斯的同盟，公開大團圓，不是完全全的證實了嗎？

有人說：「特務工作人員，在抗戰時期對付敵僞工作上，曾經立過相當功勞，甚至有許多工作人員，因此而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對於這些忠勇愛國的特務工作者，我們應該致以無限的敬意。」（胡光：「論取消特務機關」，「周報」第二十一、二十二期）不錯，就某些個別的行動看來，特務工作人員，確實做了不少「神出鬼沒」的活動，也確實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蹟，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看，抗戰發動以後，全國千百萬的青年，失了家鄉，失了學校，失了生活，愛國熱情激發他們每一個人都要求參加抗戰，殺敵救國，於是他們紛紛投入到各種軍事訓練的機關去，在各種「幹訓團」「集訓班」受訓，或者被吸收參加到某些有組織的「團體」中去，就這樣參加了戰時的特務工作。他們由於高度的愛國熱情，同時又為一種冒險的自負心，傳奇式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情緒所眩惑，他們可能奮不顧身，英勇的去進行工作，就這樣也很留下一些間諜故事（在戰時出現了很多志願投効間諜工作的

愛國者，各國都有。而這些人倒不一定是平時就受國家待遇的特務人員，或者職業間諜。對於許多純潔忠勇的參加過抗戰時的青年，他們的愛國熱情和奮鬥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到另一面（也就是主要的一面），偽組織的政權，也正是以那些特務機關中著名的特務份子爲「骨幹」而建立的，日寇敵僞的特務，不就是國民黨特務的原班人馬嗎？幫助日本在佔領區執行憲兵警察統治，以毒殺恐怖來打擊淪陷區人民抗戰工作的，不正是「他們」嗎？那些熱血忠勇，參加了他們工作的純潔的愛國者，不都是由他們的領導者，他們的上層組織，出賣給日寇，而後遭遇到逮捕，死刑，甚至新的威脅而「合夥」參加爲敵僞服役嗎？我們祇要檢查一下日本投降以前，所有南北各地僞組織的漢奸名冊，以及敵僞所屬的憲兵警察密探組織名冊，上至頭子，下至爪牙，那一個不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出身的？那一個不是在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中曾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這一些漢奸法西斯特務，背叛祖國，背叛同胞，這就是他們日夜所標榜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這就是所謂「以領袖的意志爲意志」的結果！

所有法西斯特務，從來是沒有言行一致的（如果是能言行一致，當然也不叫做「特務」了），他們喊的是一套，做的另是一套。他們實實在在的情形，則是一手拿槍，一手拿鈔；聽從了「老闆的意志」：你便有的是衣食榮祿，有的是手槍和鈔票，還可以依樣施之於別人。如若不「聽」呢？那麼你就祇有接受手槍的待遇了。所以，法西斯特務的「團體」，實在並不是什麼主義、思想、意志的組織，而祇是在「權」與「術」的被動的人事關係下，被欺騙、被脅從、被組織起來的一羣野兒。他們不但沒有共同的意志，即使是個人的意志也是絕對不允許存在的，在「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氣勢之下，他們的工作與生活，祇有離心，而無向心。爲了工作以「秘密」爲原則，活動以「個人」爲單位，所以他們「團體」中人，絕對不准有「橫」的聯系，而絕對祇有「縱」的統屬（操縱與控制），

所以，他們也必然沒有個人的自由；甲和乙在生活上比較接近些，丙便可以據此以舉發甲和乙是『私通』，是違反『紀律』。同時，甲做了一個『笨子』，乙還有複查的任務；而乙在平日的言行舉止，甲又有隨時考察的資格。這樣勾成一種互相暗中監視，又互相公然督察的人事現象。人人不被信任，人人不能信任人，人人都以穿黃馬褂，以為可以直達天庭爲『榮』，自居於『不同凡響』之境；但是人人都不免時時刻刻感到自危，感到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

他們幹特務的，不被視爲『通常的人』，所以他們根本沒有通常社會的人間友愛。在他們的詞典中，是沒有所謂『朋友』的；因爲昨日刎頸之交的朋友，今天翻臉就是仇讎了。而且，人生之親，莫親於父母妻子；但是做了特務，連他的妻子，也都被當作監視，偵察，和運用的對象。所以在特務的私生活裏，也不知道造成了多少父不父，妻不妻的人間悲劇。這樣，使得凡是做特務工作的，都成爲一種『特別的人』。他們沒有主義、思想的信仰，他們沒有自己的意志和自由；他們祇有爭寵，爭功，爭賞之一念；爭寵以自固，爭功以自榮，爭賞以自足。他們沒有父母妻子私生活上天倫之樂的情況，又沒有朋友情誼社會道德的節義。所以，他們幹特務的人，又都成爲一種特別的『孤獨的人』。

這些特別的人，孤獨的人，從他們的生命中，窒殺了最可寶貴的天賦人類的感情生活。在他們的生活中心，永遠沒有爲國家，爲民族，爲自己個人前途打算的理想。永遠和光明與真理背道而馳；他們祇有執着之一念，爲卑鄙齷齪的功利主義所支配，無原則，無限制的開展一切極盡人間卑鄙齷齪的嗜慾，同時也就卑鄙齷齪的去追求他們所醉心的那種特務的權勢，所以，他們所作所爲的一切，無不是從故弄玄虛，自以爲是爲出發，而自身沉落於邀功勞，求寵媚，得犒賞的陶醉之中。意識上充滿了殺人如麻，揮金如土的『好漢的才情』。生活上聲色犬馬，擄掠姦盜，狂嫖濫賭，身心俱居於病態的、頹廢的留連中。自己欺騙自己，還以爲這便是『英雄的作爲』。他們之中，有自負爲特務人材，

或特務專家，將自己自命爲『利刃』，天生就是以殺人搗亂爲務的；所以他們昨日是國民黨的好打手，今朝也是日本人的劊子手，或者兩者兼任之。他們總以爲不能留芳百世，何妨遺臭萬年？『英雄要造時勢』。所以，漢奸與『地下工作者』，永遠分辯不清。

至於大多數下層的法西斯特務人員，他們的命運，尤其可憐。他們充當他們上級的觸鬚和爪牙，上級要『曲線救國』的時候，他們就是被獻給敵人的好餌。上級要除奸的時候，他們便作尋覓獵獲的鷹犬。永遠用了他們的鼻子，到處亂嗅，奔波竟日，領到伙食費，也不一定能够仰事俯畜，差堪溫飽。爲上級的『命令』所擺佈得狼奔豕突，有的時候在『借刀殺人』的連環巧計之下，死得個不明不白。他們每以神出鬼沒爲自豪，結果是到處逢人鬼鬼祟祟。他們每以爲爲了『團體』，爲了『領袖』，幹得驚天動地，可以得筆重賞，結果不過是『出生入死』罷了。在抗戰時期中，有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他們上級有意無意所出賣犧牲了的人，我們祇有對他們同情。但是，他們的上級要內戰了，他們的上級要他們進行破壞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的運動，要他們執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要他們『防止異黨』，於是他們槍殺學生，搗亂會場，毆打社會賢達，裝傷誣賴，偽造民意，假遊行以行劫，藉示威以行兇，以至投毒暗殺。其結果怎樣呢？請看田豐，田覬，劉奇樵之流的榜樣，落得個社會不齒，萬人唾罵！嗚呼哀哉。我們對這等人，祇有覺得可憐與可恥。他們自己，又何曾得到高官厚祿，又何曾能够得到人前『抬起頭來』的光彩？——如是而已。

凡是曾經參加過國民黨反動法西斯特務的人，或者現在正幹着特務的人，總不能否認以上所說的這些事實吧。——我們不妨請問：你們沒有受過上級的威脅嗎？你們不會因爲偶然的錯誤，或其他不必要的『誤會』而被禁閉在黑牢裏嗎？你們沒有受過同僚的讒陷嗎？你們沒有受到人事傾軋的糾紛嗎？你們沒有在『工作』中感到無頭的冤氣嗎？你們沒有看到同伴的屈死嗎？沒有遇到上級剋扣你的公費，

或者揩油你應得的『獎金』嗎？甚至於你自己！你不會暗害過人嗎？你不會做過假情報嗎？你不會貪污，蒙蔽上級，欺凌下級嗎？你不會賭過，輸得走頭無路嗎？你不會嫖過，弄得一身性病嗎？你被人信任過嗎？你對於做過的事，完全不會後悔過嗎？你清夜捫心，沒有受過良心的責備嗎？你不會愧對你的父母妻子，又怕見故人老友嗎？你沒有懷疑過你自己嗎？你沒有苦悶過嗎？你不會設想你如何可以善終嗎？——我們認為，凡是失足過來的人，特別是現在還轉落在這特務的泥坑中的人，必定是有過這些遭際，有過這些問題的若干個，或問題的全部的。

所以，做法西斯特務的這些特別的人，孤獨的人，都是失掉了靈魂的人。他們跌落在大的，黑暗的，無底的，陷阱的深淵之底，他們舉着雙手，拚命想抓住遺落在現實的人類社會正常生活裏面那個在游離着的靈魂，但是已經失足了，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掙扎！或者，他們的智慧已經絕滅了，因為他們『特別』，所以他們之中，有些人終竟是些殘虐狂的人，神經病患者，先天生理缺憾者，變態心理者，嗜殺病患者，權力慾的夢遊病患者，虛榮狂，虛妄自大的英雄主義者，犯罪冒險的迷戀者，發掘陰私的嗜好者……貌如迂曲拘謹的鄉愿，而對任何人都心存嫉視，必以暗害陰謀，作弄別人為嬉戲而達到快意，以滿足其『自尊』『自負』的意念等等，這一類神經、智力都有異常狀態的病人。有許多職業的間諜密探，特務專家，謀略家，權術家，乃至所謂『為王者師』的人，及自封為王，自作自受的獨裁專制統治慾狂的人，都各有其生理或心理的病態，蓋世大保的頭子希姆萊，做出了『特別勃林卡地獄』，跛足的哲學博士戈培爾的納粹理論，都可以說明這些法西斯人物的『非常』之處。無怪有許多世界的醫學家，病理學家，與心理學家，對於在紐倫堡受審的納粹戰犯，預備解剖他們的大腦，希望發現他們的『異常的』生理與心理的病源。

四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

法西斯就是特務，特務就是險惡的陰謀。由於各國人民反法西斯特務鬪爭的殘酷經驗，由於各國法西斯特務，以人民為敵的可怕的史實，由於法西斯特務國家，挑起世界戰爭的慘痛教訓，現在一提到「特務」，雖三尺童子，也知道這是一個不吉不祥的，有血腥恐怖的罪惡的名稱。

關於特務，我們已經反覆的講得很多。現在請問：中國特務如何呢？「中國正式的特務機關有兩個：一個是屬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另一個是屬於蔣匪軍事委員會，叫「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就是有名的「藍衣社」。曰「調查」曰「統計」，名稱倒也相當漂亮，彷彿是一個科學研究機關似的，可是實際上却不是那一回事。屬於蔣匪的調查局，在各省有「省調統室」，省以下有「區調統室」，區以下有「縣調統室」，各重要都市，如南京、上海則另有直屬中央組織。名義上它們分別配合各級黨部工作，而實際上都沒有什麼關係。在權力方面，有名無實的黨部，是不可與「調統」機關同日而語的。至於蔣匪軍委會的「調統局」呢，則多配屬於各級軍事機關，間或有獨立的機構。在這兩個調統局機關裏面，前者的工作，偏重於政治，而後者偏重於軍事，因為隨時須要逮捕人民和解決異己份子，他們大都有武器配備（多短槍）或是一「行動隊」的組織，這種行動隊的組成份子，多屬下級社會的流氓和亡命之徒，或者幫會的會員，因為他們頭腦簡單，所以容易利用。據說特務機關的任務，在於對內「調查」貪贓枉法的官吏，對外則對付一切「反動份子」；不過據我們所知的（蔣）政府之貪官污吏之被檢舉，被逮捕的很少，而各級特務人員自身，常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行貪污的事實，例如「勝利」以後，上海的一京滬、滬杭甬兩綫調查統計室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至於對付「反動份子」的成績，倒是數不勝數，只要你的思想被認為「有問

『』，你就隨時有失蹤的可能，一頂紅帽子往你頭上一加，囚禁、審訊、刑罰，就會落到你的頭上。除掉這兩個機關以外，『三民主義青年團』，似乎也有一部份的任務是在這一方面，尤其是對於知識青年。』（胡光：『論取消特務機關』，『周報』）

講到中國的特務，這不過是簡約得不能再簡約一點說明罷了。我們祇看政治協商會議以後所發生的特務暴行，以及『九一八』及『七七』抗戰以來的所有的特務的暴行紀錄，就可以知道隱密在這些紀錄的背後的特務機關，它的組織是如何的廣大，它的人員是如何的衆多，它的『業績』是如何的罄竹難盡。由此，他們的經費，又從國庫中消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抗戰中，出賣了自已的『團體』和『同志』的『軍統』的『上海區長』程恭澍投敵以後，寫過一本『藍衣社內幕』的書公開了一些『內幕』。然而實際上，恐怕寫一百部書，也不足以道其詳。無數千萬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浸透了他們的『檔案』！

中國現在的特務，與一般民主國家的所謂『機密部門』，根本是異趣的。中國法西斯特務，它的發生和存續，完全和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法西斯特務之發生同一根源。是在社會革命的危機中，統治者爲維持、鞏固獨裁專制，爲地主、大資產階級盡其保鏢的任務，而力圖最後掙扎，所出現出來的殘酷恐怖的統治方式。中國法西斯特務，它不但承襲了迫使明代亡國的腐儒特務那套的衣鉢，接受了魏忠賢、阮大鍼的『精神遺產』；而且，它也摸擬了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冠帶，從羅馬、柏林請來了師傅，也從他們的軍和黨裏選拔派遣去了學徒，而形成古今一脈相傳，又加中外合璧的太監魔術。在抗戰時期中，他們組成了『忠義救國軍』、『新編別動軍』，建立了廣大的軍事力量，同時還組成了『中美合作所』，學習美國反動派特務新技術與新器械的應用，在日本投降以後，漢奸都是他們的地下工作者，日本的特務機關和憲兵密探專家，都被聘爲他們的『技術工作者』，因此又滲入

了「東洋貨」的內容。所以，我們認為中國的特務，是貨真價實的法西斯特務。它集中了古代的、歐洲的、美國的、日本的特務法西斯之大成。

這種「中國版」的法西斯特務，現在幹些什麼呢？周保中將軍為李兆麟將軍被害所發的通電中說：「自日寇投降，東北光復以來，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份子，派遣大批特務，潛入東北各地，勾結日偽殘餘，收買土匪，搶劫居民，組織暗殺團體，殺害為東北解放自由民主和平而奮鬥的進步人士，窮兇極惡，無所不為。」又說：「當我國法西斯初生之時，即招來國家民族亘古未有之外患，為虎作倀，使日寇順利佔領東北。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戰，若輩則以手槍、炸彈、綁架、毒打、逮捕、監押、屠殺愛國志士等手段，幫助日寇阻撓抗戰。及至抗戰實現，若輩又百般破壞統一戰綫，甚至讚揚公開投降，以動搖我國內抗戰營壘，以離間我同盟國共同反侵略戰綫，今則抗戰成功，和平有望，而若輩更挺而走險，採用卑劣手段，肆意挑撥，必欲造成內戰，以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然後方快；是欲使吾中華祖國，重復走入衰亡淪落前途，使全世界人民，重受戰爭災禍。」——我們再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經過，不僅證實了這通電中所指責的事實，而且由這事實的演進，更可看出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其日益惡化的傾向，正方興未艾。他們在政協會議後所策劃的反蘇、反共的特務活動，不但在組織上，早有積極的準備，而在宣傳上，也進行了有系統的煽惑。他們也自稱「民主」，而實行法西斯，他們在國民黨的黨部中，軍隊中，政府中，都有普遍而廣大的組織，而且在許多地方保存着大量的日寇武裝，他們甚且公開掛出「大東亞急進青年協會」的招牌。他們把雙十協定，停戰協定，政協會決議，整軍方案，都視作眼中釘，想盡陰謀詭計來破壞。他們歌頌的是內戰，是獨裁，是專制；他們把這一類封建法西斯的罪惡東西，統統叫做「統一」。

自從民國十六年「四一二」大屠殺以後，中國法西斯特務早就公開實行了恐怖的自由，中國早已是恐怖自由的世界，後來他們又利用青年學生的純潔，與政治經驗的不足，來助長他們反動特務的聲勢，以坑害青年，並由此而逐漸引誘青年的失足，墜入特務的圈套，而不能自拔。同時，我們還知道，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已經覺悟到在全國人民反對之下，在新民主主義的高潮之前，在民主化新中國日近來到的前途中，他們那種非法的存在，不法的活動，無法無天的暴行，假牌民主，冒充自由，行將要吃不開了。特別是在全國輿論猛烈譴責特務暴行，全國人民控訴特務的罪惡，一致堅決要求取消特務機關，解散特務團體，懲辦特務人員的空氣中，又加以世界人士正義的指摘，他們又亟謀破頭露尾的「改裝」，拚命在進行「合法化」的「整編」，以求求得合法化的公開的存在，與取得良好的掩護，以便繼續其秘密險惡的陰謀。

他們已經公開或「改裝」的大致是：

到憲兵機關與部隊中去。——將特務完全軍事警察化。不但擴大對全國部隊的督察，並可以利用憲兵公開的權力，進行特務恐怖。

到外事局的系統中去。——外事屬蔣匪軍委會，主管駐外武官事務。這可以把特務伸展到外交關係中去，擴大活動範圍，也是最好的合法的掩護。

到陸海空各種交通機關中去。——不但要控制全國交通機構，而且實行以「軍統」所屬「忠救軍」「別動軍」等武裝部隊，在名義上改編為大規模的「交通警察」（即現在蔣匪的交警縱隊），藉此掩護，保有特務武裝。又藉此職權監察人民的交通。

到司法機關中去。——操縱司法。

到警察中去。——掌握警權。

到稅警、緝私機關中去。——包辦走私運毒。

到保甲機構中去。——實現基層編制的直接的特務統治，並擬於人民實行普選時，便於箝制。

到國營公司中去。——把持國家生產。保衛官僚資本，獨佔對外貿易，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担任大買辦，鞏固發展寡頭金融資本主義的利益。

到官辦文化教育機關、學校與御用文化團體中去。——進行包辦文化，統制文化，實行奴化教育。

到御用的社會團體中去。——創造特務恐怖自由。

到黃色工會中去。——展開對付勞工羣衆的特務網，壓制工人。

結果，是特務憲兵，特務司法，特務警察，特務外事，控制軍事政治的一切。老百姓每個人都被特務保甲管住了；特務在一般社團活動中，每一角落裏都有他們的細胞；教育、文化、學校、報館、廣播、電影、戲劇，都有他們的一套；他們又組織黃色工會，打入到真正的工人中去；國家經濟建設，生產設備，在他們的手裏，或被他們統制着；全國的交通，由他們來主宰。

他們迅速的將他們的『團體』和『人員』，趕速的作了這些巧妙的安排。卽令是『改組』後的蔣政府，為欺騙全國人民，撤廢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或者形式上解消中央黨部的調查統計局，但是祇要他們安排妥當，就可能把非法合法化，而可以合法的犯法，保留個『依然故我』，而且變本加厲。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力圖起死回生，夢想要做到『一切歸屬於特務』的反動的逆流。明代的廠衛特務，多麼厲害，然而它使明朝亡國。清代末朝的帝王，也曾圖試行使保留專制的『憲政』，然而到底也被迫遜位。洪憲籌安會發動『公民請願團』，也稱『民意』，然而袁世凱的大寶，祇有數天春夢。再說全體間諜性法西斯特務化的國家，如納粹德國，如黑衣意大利，如自居『大

東亞」主人的日本，如今不都是狐狸狐槽，自掘墳墓了嗎？這一切都不會因為它有過組織周密，兇殘銳利的特務而繼續存在。恰恰相反，因為他們是法西斯特務，所以他們滅亡了。歷史的記憶猶新，歷史的教訓，無不是由數千百萬人民的流血犧牲換取得來的。現在是人民的世紀，現在的世界，是人民的自由世界。人民要享受自由民主的權利，假如還有什麼阻力，還有特務與人民為敵，剝削人民的自由，妨害人民的民主，人民必努力奮鬥到底，直到粉碎了特務為止。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這兩條道路，是不容選擇的了：不是光榮的生，即是恥辱的死；我們也知道，許多失足在法西斯特務泥沼中的人們，他們許多個人，是被欺騙，被誘惑，被脅從，被收買而掉下去的。所以他們常在苦悶的徘徊中，摸索於歧路，無以自解，而因循自憊。因為惡化的行為，自衛犯罪，不敢抬起頭來；又因腐化的生活，精神沉淪，不能自拔，而在矛盾的情況中，深深苦痛。對於這樣的人們，我們誠懇的喚醒他們，振作起來！你們如其甘於躲閃在社會的暗角裏，遭受一切人們對於你們的那種「敬鬼神而遠之」的待遇，在被白眼，被憎惡，被鄙夷之下討生活，何如潔身自好，在光天化日之下，改作新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良善的公民呢？你們如其甘於沉浮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之中，去消耗你們的有涯之生；在韶媚取寵，工心設謀之中，去浪費你們的聰明、智慧；何如把你們的槃槃大才，輝煌能幹，用於為人民大眾的服務呢？人民生活的改善，新社會的創造，科學文化的向上進步，可以使你們努力發揮，可以使你們爭取個人的榮譽，可以使你們被人們大眾所寵愛，可以使你們真正為國家民族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向，不是太多了嗎？我們希求一個光明的進步的國家社會會迅速來到之心既切；則我們希求社會沒有一個毒蠱之馬，國家沒有一個貽羞敗類之心尤切！特別是你們裏面，有許多是在抗戰中為了真正的愛國殺敵而參加到特務中去的一些純潔可敬的青年份子，現在正是臨到你們自行檢討的時機了；你們殺敵致果，出生入死的功勞，得到了真正公平應有的

報賞沒有？你們竭盡心力，不惜犧牲自己，任勞任怨的苦衷（即使因為機密，不能公開於世），但是，真正得到了應有的慰藉沒有？你們受過負責幹部指使氣願，陰謀作弄，專橫無情，不辨是非的凌辱沒有？你們看見過你們的同伴經受過的殘酷無道的事情沒有？——我們敢說，你們的心中，都是有一句否定的回答的。都有一腔悶怨在忍氣吞聲的。然則，你們不想你們現在所居的『團體』的前途，和你們個人自己的前途呢？——如其你們是在想的（你們一定不得不想這個問題的），那末，已經陷在特務泥坑中的人們請注意：

——號召失足的青年改造自新，澈底消滅國民黨的一切特務組織。

——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搶救的時機，主要是依靠自己。

——對於反特務的鬭爭，我們爲了挽救青年的社會災難，對於一切失足的青年，不惜壓下我們最大的憤怒，不採取報復主義，而採取寬大的政策。爲了等待失足者的覺悟，不惜用坦白運動，勸說運動，委曲求全的等待他們。

——我們警告那些執迷不悟的特務份子，快快覺悟轉變吧！爲了挽救失足青年，我們有菩薩的心腸，但爲了堅決鎮壓特務，我們又有鋼鐵的意志。……

以上的話，是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康生），在『搶救失足者』的一個小冊子上所說的。這些話才是中國法西斯特務們真正起死回生的苦口良藥。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發佈了『四大諾言』以後，我們看到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集團及其份子的『活躍行動』，使我們憤怒與痛心，對於那所謂神怪傳奇的『特務』，不得不來作一次檢查，在人民之前，來暴露『特務』的罪惡的本質，及其面貌。在人民的立場上，是要堅決而澈底的消滅反動派法西斯特務的存在，根絕一切法西斯特務的險惡陰謀。現在中國法西斯特務的製造者與總根源的蔣介石反動集團已經到了澈底崩潰的前夜，民主的新

中國正在誕生壯大中，將來難道還有法西斯特務生存的餘地嗎？而對於那些至今尙執迷不悟的特務份子，『搶救失足者』中，還有一付送給他們的對聯：

——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願所有中國法西斯特務份子，覺悟過來，向人民懺悔，回到人民的懷抱裏來！光明在望，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萬歲！

（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敵僞國特聞見記

羅儀

軍統（戴笠組織），在抗戰期間，以及在日寇投降前後，以上海——南京爲中心的特務活動的動態，以及他們與日寇漢奸特務的牽連，究竟如何？是很多人希望知道的。這裏祇根據一些的不完全的報告，記下一些零碎的斷片。

一 從周逆佛海說起

周逆佛海在其整個漢奸活動時期中的意識與行爲，始終表現了一個滑稽的角色。他在日本人的面前，拚命的與汪系爭寵，競奪賣國的領導權。他對於所有參加南京僞組織的大小漢奸們，則裝出一種『不甘當亡國奴到底』的姿勢，隨時暗示他與中央有『聯繫』。事實上他與汪逆精衛，陳逆公博之間

的暗鬥，是很劇烈的，日本人也經常有計劃的造成傳聞之間的對立。他在每逢磨擦發生的時候，便一面對日本人表示：『全面和平』祇有他才有辦法。一面就指示他的幹部說：這就是『曲線救國』。其實汪陳周諸逆的磨擦，也即是直接反映他們各自背後領導人（日本人）之間的磨擦。

周與國民黨中央究竟有沒有聯繫呢？這是很有趣的事。

周通過留在上海的吳開先與陳寶驛（陳立夫之弟），以及通過顧祝同，的確與重慶勾勾搭搭。而且這些『聯繫』，都在日本顧問的同意與幫助之下進行。周把這些聯繫的實際活動，經常向敵影佐少將（後升中將），岡田大佐（後升少將），川本大佐（後升少將）等最為接近的日軍將官請示進行。他們聯繫工作的原則是：第一，對滬方的上層，進行『全面和平』（謀略工作，偵探工作，誘降工作）。第二，對滬方中下層，進行收買，拉攏，個別打擊。第三，對於在淪陷區以內的一切滬方活動，和他們（周逆與敵）沒有直接聯繫的，則任由特工、憲兵處理，予以打擊消滅。所以，凡是屬於CC系統在淪陷區之內的活動，不但沒有遭到敵偽的破壞，而且都是在敵偽的掩護之下，與敵偽『殊途同歸』。（這裏包括第三戰區顧祝同的系統在內。）

至於在藍衣社方面則比較不同。藍衣社直接派遣許多單職活動人員，大多數執行暗殺爆破工作；周佛海和其他許多偽組織的漢奸們，對於這些份子，都懷着若千恐怖畏怯的心理。因為藍衣社的人員，大多都是急功好利的亡命之徒，都以直接行動為邀功取賞的手段，所以周逆在初期和他們接近的關係，比較的疏遠些。自民國二十八年秋，李逆士羣，丁逆默邨開始了上海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這一所大花園洋房，是軍閥陳調元的私產。）的殺人機關，藍衣社方面的王天木、賀行健、林之江、陳明楚、唐惠民等與丁李『合作』，曾經有一個互相磨殺的時期。

二 『政策』如何？

當時所謂國民黨中央的政策，分着幾個方面：第一、他運用政學系、安福系的關係，對華北的敵偽，安置許多的暗線，公開與敵偽勾搭，做着許多半推半就的『協力』事項。如在北平的何其鞏，在上海的李思浩，還有流動於華北、華中及重慶的袁良等。民國三十年初蔣還特派劉百川秘密到上海，後又自上海秘密到日本，在日本住了些時候。這些人與日本方面『周旋』，謂之爲『備而不用』的作用。安置着這許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作爲橋樑，以備與日寇隨時留有餘地。第二、他指使陳果夫、陳立夫CC的系統，與周逆佛海等表裏合一，配合何應欽、顧祝同等的『軍事佈置』，與華中之日寇，大家心照不宣的放風箏。第三、他指揮藍衣社的戴笠的黨徒，對於以上兩方面的佈置，設置一個巡察的活動，隨時以暗殺的威脅，達到他『順我則存，逆我則亡』的目的，起一些防範的作用。並順便做些軍事諜報與情報的工作；發展一些忠救軍的濫隊伍，以應付美國人，敷衍『抗戰』的門面。這樣，不得不使周逆佛海隨時懷着戒心，也因爲這樣，使周逆佛海說通了日本人，來一個對症下藥的政策。就是對於淪陷區內的戴笠系統，一律任由特工憲兵緝查檢舉，並裝着捕殺無赦的面目，實際則於破獲了藍衣社的案件之後，等待案情究明，等待被捕人犯的作用已經消失之後，一遇藍衣社方面有進行營救的表示時，則又由周佛海、羅君強等逆，設法『保釋』出來，給他們（被捕後的藍衣社人員）金錢與地位，等他們出獄的時候，他們就已經不是藍衣社的份子，而是敵偽的最有作爲的鷹犬了。如萬里浪、程恭澍之輩，就是這類。

雖然如此，但是周佛海與戴笠之間，却因此發生了精神的共鳴。在戴笠看來，周佛海對待他（戴）是『很客氣的』。他決心要把周佛海的關係，從陳立夫那邊爭取過來。於是佈置羅致植（名保，黃埔

生，藍衣社份子，曾任桂系師長，兼廣西派駐上海的情報員與非正式代表，以廣西的面目，與日本松機關和知一派聯絡的）。龍雲浦（湘雲，舊屬王亞樵職業暗殺團的份子）、唐圭良（擘，僞國府參軍長）這許多湖南人去包圍周佛海，以營救周之老太太，把他接到上海來為藉口（周母在湖南被扣，是戴執行的），德恩周與戴發生接洽，勸周集合青年去內地，勸周做些『有意義的文化工作』（這些事，周出了很多的錢給他們），勸周直接給委員長去信，表白自己的『苦心』與『孝思』。周都或多或少地做了。他給蔣的信，專差派人送到重慶去，蔣在信上有意的批了『無恥』兩個大字，使周很窘，然而這也不過是一種『表示』而已。（後來蔣介石又通過蔣伯誠『傳令嘉獎』過周逆。）

三 鋤奸暗殺停止了

自有了這一般淵源以後，藍衣社在京滬一帶暗殺漢奸的行動，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中的時期中，就停止了。藍衣社的上級，對他們的人表示說：『我們領袖改變政策了，對於漢奸要採取寬大為懷的態度。』並且嚴厲制止下層份子已往『先殺後報』的蠢動。殺人沒有獎金可拿，他們的幹部，自然也懶得做這殺人不討好的勾當了。

雖然如此，但是藍衣社的下層人員，還有些『不明事理』的人，他們有許多原是大後方比較思想落後的青年，有抗戰救國的熱忱，而為戴笠那一套神奇，機密，福爾摩斯式的特務傳說所引誘，思想上中了法西斯的毒，心理上為傳奇的個人英雄主義所沖動，參加了戴笠所辦的訓練班或偵探學校，受訓後被派出來工作的；他們奉令停止鋤奸的行為，頗有自動做直接殺敵行動的，這就是有一個時期，上海發現了刺殺日人的事情。但沒有多久，都被原屬於戴笠而已轉變為敵僞特工的『老同志』所紛紛檢舉逮捕。周逆佛海又不斷向渝府進行『苦諫』，要求停止對敵僞的恐怖行動。到三十二年以後，戴

系在上海、南京一帶的鋤奸抗日工作，便銷聲匿跡了。有一個時期（程恭澍被逮捕以後的一個時期），軍統在上海區組織，完全沒有存在，簡直建立不起來，所有前後派來的人，幾乎全部都被捕與投降，新的人員都不敢潛入上海、南京的市區以內。那一時期，軍統在江南淪陷區以內的活動，僅祇有一些凌亂不堪的忠救軍點綴其間。日方的特工憲兵，原來對於藍衣社無原則的暗殺爆破，也頗為頭痛；至此，在三十二年以後，正當敵偽大規模進行清鄉的時候，他們已確定無需再對藍衣社用甚麼氣力了。那時南京和上海敵偽憲兵司令部，每次舉行工作會議，都是決定集中一切力量，來對付中共與新四軍。

四 中國希姆萊的『新路綫』

大概自三十二年以後，軍統在淪陷區的活動，一籌莫展。聽說戴笠很受了幾次的『申斥』。以中國希姆萊自命的戴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培養的人員，結果都為敵偽所用，他自己實在也感到『沒有面子』，於是不得不改變方針，重新來佈置工作。因此，周佛海與戴的關係，也進一步了。

軍統的工作，在淪陷區內，插足不住，所謂改變方針，採取新的路綫，是照以下五個方面來進行的：

- 一、爭取周佛海，並利用周建立掩護關係。
- 二、對於已經附逆的舊屬人員在『不咎既往，戴罪立功』的號召下，分別恢復關係。
- 三、淪陷區內不設負責的領導機關；比較重要的幹部，集中在第三戰區的邊境。
- 四、積極強化忠救軍。
- 五、對日方開展公開或半公開的情報活動。

在以上新方針之下，軍統的工作，從單純的殺伐主義與膚淺的報賬式的諜報工作的舊方式中，改絃易轍，有了一些新的『辦法』。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都是在這轉變的方式中活動的。其所有活動的實際情況，可得而記的，綜其在所謂準備總反攻，及在日本投降前後的時期內，有如下的許多人物與事蹟。

五 抗戰初期的藍衣社

在八一三抗戰初期，戴笠自己本人在上海的活動，是組織上海行動委員會，在浦東建立游擊工作，這就是後來忠義救國軍的前身組織。軍統在上海地方組織的上海區，負責人是周道三。區以下大概有十幾個組。做情報與行動，殺過不少的漢奸，燒過日本工廠，有相當的活躍。與戴自幼同鄉同學的劉方雄，是戴的最忠心的幹部，當時在周的手下，擔任一個組的組長，劉的手下，有一個情報員叫程克祥，程克祥有一個副手叫彭壽，兩個都是福建人。程克祥在九一八後藍衣社成立最初時期，曾經被派到東北去活動過，他利用與鄭孝胥的關係，曾在偽滿洲國國務院內當過小差事，後來與戴的關係中斷了一些時期，到八一三又恢復了關係在上海活動。程克祥當時的活動，主要的是依靠一個上海同文書院畢業生，台灣人又是福建人的彭盛木，專門採集日本情報。彭盛木原是半個日本人，與日方關係甚深，是日方培養出來的人員。上海淪陷後，他參加敵金子（當時是少佐）主持的上海陸軍報導部的工作，為日本做情報。電影明星李紅與已死的袁紹梅，都是為他們運用的。程克祥、彭壽和彭盛木，就是當時一方面為日本人工作，一方面為戴笠工作的人物。偽維新政府成立，彭盛木、程克祥都參加了。

六 自汪逆『還都』到『清鄉』

國民黨汪精衛主持偽國民政府南京『還都』，與偽『維新政府』實行合併的時候，日本方面對於每一個汪派要人，除了分別配置了專門負責領導指揮的日本顧問外，並負責對每一個偽要人，都推荐一個精通日文的通譯，這些漢奸通譯，在漢奸要人身邊的職務，是擔任對日方的翻譯與聯絡工作。他們的職名，大都是名位較高的，如甚麼參事，參議，諮議之類，不同於普通的所謂外事秘書。彭盛木由日本人介紹給周佛海，在偽財政部擔任偽參事，隨在周的左右，正如另一個偽宣傳部的參事鍾仔壽一樣，也是台灣人，也是隨在林逆柏生的左右。實在他們都是日本的暗探，他們對於漢奸要人，都負有監視、考察的任務。由於彭盛木做了周佛海親近份子，程克祥也參加到周的系統之內。程最先在羅君強主持的偽邊疆委員會任偽參事之職。他們盤桓在周的周圍，把周的秘密告訴日方，又把日方的秘密告訴藍衣社。但是在汪派『還都』前後時期，正是藍衣社在上海、南京的地下活動被殲滅的時期，所以程克祥與他們的組織失去了聯絡，而他的秘密，則早已為偽特工總部的李士羣所偵知，經過一些秘密偵察以後，就設計將他們逮捕了。

李士羣認為程克祥是個不足道的傢伙，在先還無逮捕他們的意思。因為汪精衛與周佛海磨擦，汪精衛拚命攔絡李士羣，要李偵察周與重慶暗通的事證，報告日方，以打擊日方對周的信任。同時，偽府接受日本軍的指示，進行江南的『清鄉』計劃。『清鄉』工作，是一個肥差，李士羣與羅君強都活動鑽謀『清鄉』的職務，日本支持李，汪要利用李；周反對李，對日本提出羅君強；李對於周含怨在心，於是汪周相抗，李羅相爭，就在此爭執醞釀中，李搜集了許多周系不忠於『和平』的材料，報告到日本最高軍事顧問部。程克祥、彭盛木之被執，就是這一次漢奸比賽的一個小把戲。

程、彭被拘在滬西七十六號。彭盛木先由他的老上司金子（已升中佐，調任為蘇州特務機關長）保釋出來，過了兩個月就莫明其妙的『病死』了。程克祥以後經過與其他藍衣社被捕人員同樣的『手續程序』也出來了。有這一番經過，無形使原來連周佛海的面都見不着的程克祥，受到了周的注意。周的妻弟楊惺華做了程的密友，程、楊二人與日本的川本少將也打通了關係。他們一面為川本做重慶情報，一面又打通戴笠的路綫。因此程克祥做到了戴笠安放在周佛海環境裏的一顆暗子。

七 顧祝同與戴笠之間

這就是說：戴笠如何進行要把周抓到自已懷裏來，以及周如何與戴笠接上關係的一個綫索，程克祥的經過，只是許多反復復的人事關係的一個例子。程不能在上海與戴通電，所謂『交通』，都是經過第三戰區的交通。

在日本投降前兩三個月，周佛海與重慶之間，還沒有確定一個具體確切的關係，和怎樣的約定。戴笠在三十四年六、七月之間，曾和杜月笙到了淳安，在寧國、屯溪一帶佈置他們的東南工作（曾一度到場口），對於周的關係祇是含糊狀態，沒有甚麼決定的計劃，但勾上了熊劍東及其他的人物，因為周的態度是：顧（祝同）可以依賴，戴（笠）可以暗通，CC根本無問題；這使戴有不快之感。戴的心思是：你老周要『通』就與我通；你不與我通，且看我的顏色。老戴的顏色，便是『委座』，他自信他是可以直達『天庭』的。其實顧祝同和戴笠兩人，早有矛盾，大家都是以京、滬為目標，各有各的打算，在種種問題上，早不相容。顧祝同早就和日方開始『物資交換』，戴的部下和他搗亂。而他們對於周佛海，因為他有一個偽中央稅警總團，有一個上海偽保安隊，還有一個受周培養的偽第十二軍（軍長張恆，周的軍事幹部，所屬部隊是自蘇北移往浙江的田鐵夫、丁聚堂、陳同等部），所以大

家都視周爲禁鬱，你要我搶。

八 『同歸祖國的懷抱』

到日本投降後，最先幾天，周佛海着了慌，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他靠了張某連絡顧祝同，頗沒有甚麼表示；他催着要熊劍東、程克祥打電請示戴笠，終於戴的電報來了，『一切由弟負責』。周接電之後，大爲興奮，接着第二個電報來了，而且是『委座』的命令，周受命爲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指揮，羅君強、熊劍東爲副指揮，負責維持滬杭總與上海地方之『治安』。於是周更爲『振奮』，一切指揮部隊編組工作，都由他親自主持，指揮部所轄的部隊，就是偽十二軍，偽稅警、偽市保安隊。指揮部所有大小文武官員，就是偽財政部，偽中儲銀行，偽上海市府的原班人馬。後來戴笠到了上海，與周、羅相見，對周表示一番安慰，對羅表示『我戴某決不殺周羅』。並且他說如何向委員長說明周、羅的苦心，及其所屬部隊『兵精械足』，所以委員長才頒給了委令，大家才能『同歸祖國的懷抱』。周、羅也再三對戴表白：『今後的問題，祇在同心戮力去反共』。戴而且對湯恩伯表示，如果不是他拉住了周、羅，上海早給共產黨佔去了。

這就是戴笠對周進行『策反』，周佛海『曲綫救國』的經過。

當時上海盛傳蔣將派周繼續擔任今後對日本的聯絡工作；又傳周將被派往東北，或到台灣去當省長。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和副司令張雪中，和市長錢大鈞相繼到了上海，首先都是受周、羅的歡迎和款待。張雪中對羅君強的談話中，老實的說：『上海的四周，都是共產黨新四軍，我們三方面軍即使全部開到，也僅能够接收現在日本軍所在的點綫。』所以，周佛海的行動總隊，因爲維持治安有功，還受到委員長的『傳諭嘉獎』。

那時候在上海的蔣伯誠、吳紹澍，第三戰區辦事處等所有重慶的『地下人員』與『先遣人員』，一切的活動經費，都是由周佛海下條子直接向偽中儲行具領。弄得偽印鈔廠日以繼夜的工，巨量的偽中儲券都用大的運貨車搬送。周佛海做了重慶的財政部長了。

重慶的中央和上海的漢奸們，這樣親密和好無間，引起了上海人民的驚異與憤慨。輿論界對於漢奸的攻擊，變成了人民的抗議，同盟國的人們都感到疑惑不解。中共領袖毛主席在重慶提出了嚴懲漢奸的主張。這些，都使得戴笠覺得有點為難，周佛海感到無以自容，於是周佛海向戴提出了具體的請求：他要求委員長治以『應得之罪』，判他一個無期徒刑，給他一個地方，讓他得終生來修纂『中國國民黨黨史』。羅君強則比較爽快些，直接打電報給蔣，問他自己『應向何處投案受審？』於是戴笠飛到重慶，請示了委員長，決定了上海南京搜捕漢奸的行動，第二天飛來上海，親自把周佛海、羅君強、錢大鈞、丁默邨、楊樞華等『押解』飛渝了。後來，聽說周等已被移送貴州，允許他去服母喪，守他母親的廬墓，和張學良住在相近的地方，仍受戴的『看管』，一個要求抗日的人，和一個叛國親日的人，同做了蔣介石獨裁政治下的『難友』，這是中國抗戰史的有意義的趣事。（編者按：周佛海判處無期徒刑後，經蔣介石『特赦』）

周佛海一系的漢奸，大都為戴所收編，如熊劍東、徐肇明（原偽上海市保安處參謀長）等，都已經扭負起『防奸』的勤務了。

九 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

軍統對於改變淪陷區工作的第二步驟，是對於已經附逆的舊屬人員，在『不咎既往，戴罪圖功』的號召下，恢復關係。其所集中注意的對象，是上海七十六號。這個殺人機關，名義上為南京偽政府

軍委會的偽政治部；實際上，是日本軍事顧問部與日寇總軍司令部第二課直接指揮管理的漢奸特務工作機關。在偽機構編制上，屬於偽國民政府的一部；在工作上，則直接由日本方面領導。表面上雖也聽從偽國政府的命令，內中則對於偽國府的一切人和事，有莫大的督察、偵查的權力。原來由李士羣爲領導者，日本方面一切的特務活動，都經由梅機關命令李執行。李就是日本人公開殺人的劊子手，李就是日本恐怖政策的使者。

偽府「還都」以後，李任偽警政部長（部長周佛海兼，另一次長爲偽維新系的鄧祖禹，爲陳羣派，但後來與陳羣分裂），他實際上負上海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全責。這時的所謂特工總部，在形式上還是屬於偽國民黨的機構，在偽中央黨部內，設立了偽特務工作委員會，周佛海是主任，李士羣是副主任兼書記長，後由李直接擔任主任。將這種工作，隸屬於偽國民黨的系統下，是仿照重慶國民黨CC的辦法。委員會之下，設總部於上海，爲實際執行領導機關。總部在各省甫設區，區以下縣設站，或直屬通訊員或直屬組、特派組等，這種下部機構的組織，又完全是模倣藍衣社軍統的辦法的。至於這個做偽特工系統內的人員成份，上至丁李，下至各區、各站、各通訊員，百分之九十以上，完全是CC與藍衣社的投降份子，都是國內內戰時候，從反共工作中訓練出來的特工技術熟練份子。祇有其餘的百分之十是些臨時湊集的烏合之衆。

李與丁（默邨）分裂以後，其中大部的CC份子，都隨丁默邨到偽社會部去了。所以後來，真正作爲李士羣的特工骨幹的人員，都是藍衣社軍統出身的份子，及極少數的由共產黨叛變的CC份子（如胡均鶴等），當時李手下重要的人，是馬嘯天、蘇成德、楊傑、夏仲明、傅也文、謝文潮等這些人，後來蘇成德、馬嘯天都漸漸與李分化，不是爲了分贓不勻，便是爲了爭權奪位。當李到江蘇去進行「清鄉」的時候，李感到自身的危機，積極從事特工幹部的改造，乃重用了胡均鶴與萬里浪，而削弱了

馬、蘇的權力。這樣，更使藍衣社軍統的投降份子，得到了李的寵信，以站的單位說，藍衣社份子担任站長的極多，以區的單位說，最重要的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區，都是藍衣社份子所主持，或充實的。李對於這些牛鬼蛇神的人物，一面是死與牢獄的恐怖，一面是金錢與權位的誘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這一羣瘋狗，殺死了許多的抗戰份子，殺死了許多新聞記者，用機關槍掃射了報館（大美報，正言報）和銀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逮捕了無數的商人和平民，搶劫了無數的財產。上海人把整個的滬西，稱為『歹土』，七十六號稱作『殺人魔窖』，都是這些人幹出來的。

一〇 愛錢，怕死，反—反間計

這許多素為戴笠所培養訓練，自豪是『領袖親衛隊』的『同志們』何以竟會如此大量的上李的圈套，而甘於視瀕事敵呢？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戴笠所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本就是一個形式上有所謂『團體』、『組織』，外貌上偷襲了一些德、意反動法西斯的皮毛臭調，根本就沒有所謂精神思想。甚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甚麼『領袖第一』等等，都不過是他們為保存職業安全，與獵位劫財的口頭禪。那些人原來是以挾嫌誣陷，迫害善良，攻訐互訐為能事的鬪士；原來就是以吸血為生的；他們本來就是受着這教育的。所以，他們一旦被捕捉投降，覺得日本人漢奸的『組織』，和他們原來的『團體』，並沒有甚麼『兩樣』，而且殺人更便當，搶錢更容易，又何樂而不為；而且他們一想到從前跟隨戴笠時候的種種，那些殘酷和恐怖，那些人事的傾軋，那種朝不保夕的危懼，那種吐不出氣的生涯，一樣是沒有靈魂的賤淫的勾當，誰還願意再回到這個倒竈的娘家，去受折磨呢？所以，許多藍衣社的投降份子，附逆以後，便胆大妄為，無惡不作。很少有一兩個能够自持的份子，多少明白一點事理的，而到他們一想到整個國民黨的『氣節』，原來不過如此（因為是祕密工作人員，多

少知道一些國民黨各方面抗戰『秘密』的，他們當然都『樂不思蜀』的了。因為南京也是『黨』，汪精衛也是『領袖』，自然更沒有人對於他們以前的戴老闖及其『團體』，存了半點絲毫的留戀。卽少數稍通事理的人，也不過是爲了個人的『做人』問題，略留分寸，以爲敷衍罷了。

所以，藍衣社的人，就是李逆士輩殺人特工的主力。而新派遣來的藍衣社的工作者，日本的憲兵，都把他們當作爲偽組織特工補充兵看待。戴笠花了那樣多的錢，做到這樣的結果，要受到申斥，也無怪其然了。這裏使我們不禁想到，所謂特務工作，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幹的事？而幹這種事的人，究竟是具備了怎樣一種『人性』的人的問題。戴笠爲了他的『工作』，處處表示『求才』若渴，而他的手，真正是沒有『人才』的。有的，祇是從地痞流氓中花錢買來的死士；有的，祇當面俯首貼耳，背後『管他娘』的狗才；有的，祇是把自己一身一家都賣給了他而忍氣吞聲，說了半個『不』字就會坐牢的蠢才。真正稍爲有點潔身自愛的人，要個人前途的人，也要國家民族前途的人，除非另有目的，誰也不肯和他們幹那兩詐我虞的一套行業，過那朝爲袍澤，暮成囚犯，時刻有殺身之禍的生活。戴看到他自己派出來的幹部人員，既都爲敵僞『收容』以去，變過來專打自己人：繼續派人到淪陷區，又是對誰都沒有『把握』；他在這樣煩惱之下，仍然祇有用他的老手法，採取反『反間計』。希圖對於已經完全叛變了他的舊日的『同志』，再把他們『買』過來。因爲這些人，原是他所『訓練』的，他深知他們愛的是錢，怕的是死。

戴對於這一企圖，很費了一番心機。通過幾個間接的關係，找他的那些舊部來『談談』，這許多人，誰都知道戴老闖的厲害。他們輕易不肯把自己的頭顱，隨便去作嘗試。他們覺得『回去』並不見得比當漢奸會更痛快些。所以他們面子上都裝出『兩面派』的神氣，口上都說：『我們是在這兒把握實力，等待時機。』而心裏則抱定宗旨：『你想來拉我，知道了。大家且看事行事，你要幹我，我就

幹你！』（這是萬里浪的話）終於『成交』的很少。連戴笠自己以為最忠信可靠的程恭澍，也都掉頭不顧而去。

程恭澍這個人是在河內刺汪未成，殺死了會仲鳴的執行者。他被敵僞捕獲以後，汪逆精衛的夫人陳璧君『中委』，一再的要槍斃他，為會仲鳴復仇。終因他破獲了許多藍衣社的案件，——他被捕時是藍衣社的上海區長，很做了些工作的。——寫了一本『藍衣社內幕』的書，敵梅機關要利用他，把他的命留下來。戴會派人和他連絡，表示對他可以『原諒』祇要他肯回去。他是黃埔出身的嫡系，他也會感嘆的對人發牢騷說：『他們從前的『團體』（指藍衣社），根本沒有政治信仰可以維繫人心，我也幹得夠了，我是深知道戴先生的為人的。』像程恭澍自命是有『血氣』，自負是在『核心』圈內的人，反共的頭腦，而且居然懂得要有『政治前途』的人，他於投敵之後，也和王天木、陳明楚一樣，下了最大決心，一不做，二不休。所以他出賣他的『團體』，破壞他的『組織』，以求貨一死，戴笠肯原諒他，他還是不願、不敢、不肯回去，遑論其他的人了。所以，戴的『復員』工作，幾乎沒有一個做成功。

一一 影佐走，柴山來

這裏，却又要提到李士羣了。他在偽組織內，以特工領導人的地位，主持『清鄉』，做了偽江蘇省長，又在杭州組織偽蘇浙皖閩四省行營，是他最得意的時候，也是他處在四面楚歌最難受的時候。——由於汪、周對立，李在日本人相當默許之下，充當汪門的打手，去壓制老周；因為日本人覺得周似是而非的與喻方暗送秋波，『有損汪主席的威信』，決定對華『新政策』，要『強化』偽國民政府，要相當的抑制周對汪的掣肘。周也因李做了汪門的『紅人』，扣發李的特工經費，清鄉經費，與偽四

省行營的經費；又在南京內部發動對李的政治封鎖，又命令羅君強、熊劍東消滅李士羣。弄得周李之間，水火不容。李一氣之下，一把火把周佛海南京西流灣八號的『公館』，燒得光光。也命令楊傑暗殺熊劍東與羅君強。日本人方面，暫汪的暫汪，暫周的暫周；但是對於李士羣，却覺得對他有點幫得過了份，看他一天一天『坐大』起來，不放心這一位胡天胡地的亡命之徒，將會幹些什麼出來，覺得對他已到了『適可而止』的時候了。孕育着李的，爲李撐腰的敵梅機關，也受到日本內部另外反對南京政府的一派的攻擊，影佐中將（僞南京組織的產婆，梅機關的主持人，僞國府的最高軍事顧問）被東條內閣調到南洋拉哇爾前綫去當敵軍的師團長去了。梅機關次要於影佐的晴氣中佐，被敵總軍司令部調到華北派遣軍去當第二課長去了。經常代表梅機關在蘇州聯絡『清鄉』的小笠原少佐，也被調回東京陸軍省的軍事課當支那班班長了。這樣一調，李的後台，全部垮了。李在日本方面的靠山垮了台，繼影佐這一批人以後的柴山中將，金子大佐，進藤中佐等，都是不滿意於李的，特別是軍事顧問部與總軍登部隊的青年將校，對於李的跋扈與貪污，公開抨擊，主張對李檢舉，僞南京政府內部的環境，對李全部不利，李在僞江蘇省政府及僞清鄉工作的人物也跟李起了分化。李在特工方面的幹部，也都聚叛親離，他把特工的組織，寄託在胡均鶴、萬里浪兩人，但是內部的紛亂，已不可收拾。在杭州、金華一帶的四省行營，以傅也文爲中心的活動，也是一塌糊塗。總之，李在最『得意』的時候，也正是走頭無路的時候。這是民國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夏季。

這裏必須要說一說日本方面的動態，——僞南京汪派傀儡政府，自民國二十九年『遷都』以來，可以說都是由影佐（梅機關）一手包辦。影佐的『汪工作』在日本是被記上『功勞簿』的。這在以爭功爲天性的日本軍閥的內部，引起了許多嫉妬影佐的人，也由於日本軍閥內部派系鬭爭的結果，影佐在中國無法立足，敵東條首相以『關心他（影佐）個人前途』的理由被調走了，而晴氣中佐則以他

熟悉華中僞特務工作與僞清鄉工作的經驗，調往華北去策劃反共，主持僞『強化治安運動』。這都是日本應付汪逆要求影佐留任的片面藉詞或理由。實際上日本方面因爲所謂『大東亞戰爭』已經開始轉入不利的局面，認爲僞南京政府的存在，不但沒有力量『協力聖戰』，不能推進『全面和平』；並且成了日本的『負擔』。反對影佐的一派，即素來對於汪逆和國民黨沒有興味的柴山這一派，聯合了日本國內及在華駐軍之不滿於南京政府的勢力，攻擊影佐的『汪工作』，指責影佐是個『親華』份子，說他對國民黨的工作失敗了，要予以改造。要在『強化國民政府』的口號下，使一切都貢獻於大東亞戰的『戰力』。首先就是要強化長江三角洲地帶，即僞清鄉地帶的糧食、農產品的『軍收買』（搶掠）工作，及以上海爲中心的軍用物資徵集（也是搶掠）的工作。因此，認爲梅繼關所支持領導的汪派國民黨的一套，對重慶蔣派國民黨的誘降作用，既然不過如此，而同爲國民黨的『繁文縟節』，反而成了日本的大東亞戰爭的『阻礙』，不如把汪派懸空起來，在南京城內裝飾『首都』，而對於地方政權，則還是起用舊僞維新政府的份子，來得直截了當。所以柴山很看重重梁鴻志、任援道、陳羣、高冠吾這些『前漢人物』。爲了要達到這一目的，因此首先就必須把影佐攆走，而後就一面接辦『清鄉』，一面來收拾李士羣。因爲他們（柴山）一派，以爲不先剷除這一個他們自己養起來的私生子，不但不能順利的達成上述的目的，而且恐怕還有『後患』。而且特工與僞清鄉，是影佐工作的較大的『成績』之一，要打倒影佐，另闢功名的路子，非先斬去影佐的蟹腳不可。李士羣既然做了這蟹腳，自然遭到碰壁的命運了。

一二 敗血齒——李士羣吃『餅』

根據日本人利用漢奸的傳統政策，要用你的時候，甲派把你捧得上天，唯恐你無作爲。待你被用

到無可用的時候，乙派便會出來找你的岔子，即使你已經『大』了，但他可以叫你變成『沒有』。張作霖的一生，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僞滿洲國『建國』前期的功狗們，鄭孝胥、于沖漢之徒，那一個不是得其『善終』的。等而下之的李士羣，其遭遇碰壁，正是當然之事。但是李士羣，他却還企圖試行掙扎。

先是李原來運用了一個上海白相人商人，慣會對富孀做拆白的，名叫鍾可成的。這個人由李出資專門販運上海的西藥，自河南到西安，經甘肅到重慶，跑單幫生意，替李搜集大後方的情報，李的掙扎，進行他的『自救』工作，也叫這個鍾可成到重慶去勾內線。鍾大概找到了戴笠的關係，有了一些含糊的約定，鍾再回上海後，會很親密的與李起居了幾天。過些時，京滬線常州站威暨堰火車工廠發生了一件爆破案，隨後蘇州、常州日本憲兵發現了藍衣社的案犯，都因特工站的掩護而脫網，這或許就是李的掙扎的開始，但是不能確實斷定。在李死去的前後時期，鍾可成確曾為上海日本憲兵隊捕去審訊。

汪逆精衛看到日本人對於李『冷淡』了下來，也表示態度轉變，改寵信為憎惡。汪門的林柏生向來就與李不睦，這時乘機對汪獻計，另外成立『新特工』，先以蘇成德為中心，設了一個秘密的工作委員會，以與李的特工對抗，李不能『只此一家』了。在如此的環境下，對於重慶藍衣社的鬭爭，自然鬆懈了下來，而李的黨徒，原來也就是戴的黨徒。看到李的窘狀，看到李的机樞不安，也都從已有叛離之心，進而發生了動搖。但是，他們還怕日本人，還不敢就去接受戴的『策反』，直到李士羣死後。

羅君強、熊劍東暗殺李的打手，直接進入了僞江蘇省長的辦公室。李派楊傑殺羅熊的行動員，也在上海北站出事被捕。雙方開始短兵的接觸，但雙方都未得手。日本上海憲兵司令部特高課長岡村大

佐，原是柴山就任偽國民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後，特地把他從漢口調來的。柴山在漢口做軍特務部長時，此人在漢口担任憲兵勤務，一向是柴山的助手。當時熊劍東在漢口建立『黃薇軍』，屬於岡村所領導，岡村知道李、羅、熊之間『交情不洽』，屢次進行『調解』，雙方都未聽從。有一次（三十三年九月初旬），李在上海，岡村因有要公面洽，把李約到憲兵司令部，李與夏仲明同去，走進房子的時候，熊劍東也在座。主人嘻嘻哈哈的說：『今天我來作個和事老，你們杯酒言歡如何？』李推說另有宴會，容日再聚。於是岡村慫恿的把他們『請』到自己的公館，不吃酒就吃杯茶吧，請他們吃了岡村太太親手作的煎餅。李在盛意難却之下，吃了三個。隔天，李的肚子疼了，帶病回到蘇州，再隔一天，李就『病死』了。日本在蘇州的軍醫與同仁醫院的博士，診斷李患的是敗血菌中毒，是不治之症。梅機關的中島大尉對萬里浪說：『這種敗血菌，只有我們日本才有。』其實李不過吃了岡村太太做的三個『餅』。後來知道李手下殺人魔王吳世寶，也患的是同樣的『病』而死的。李本來還打算去日本一行，藉考察日本戰時地方行政爲名，避一避鋒頭，不料他『壯志未酬』，死得很快。

一三 陳逆公博的時代

李死之後，間接大大的幫助了戴笠。戴笠恭恭敬敬的做了一個報告給蔣介石，說『他』消滅漢奸李士羣。實在的情形，他不過在這機會中，拉回了熊劍東，熊劍東受到了戴的『嘉獎』，他的心中暗自好笑；然而面子上不得不樂受此一『功』。日本人綿密細緻的功夫，移花接木，借題發揮的特務本領，實祇有天才知道。可是，幫助了戴笠，他也將錯就錯的玩一下金龜棒，把死了漢奸老闆的那些吃特務飯的囉囉們罩了回去，如萬里浪之流。戴笠的工作，就此進了一步。

且說李士羣死後，南京對偽特工總部的偽政治部斷行改組，以黃埔四期出身的台灣人黃自強爲部

長。黃自強也是半個東洋人，是柴山所寵信的，他也參加林柏生的『小組』。他做了李士羣的後任，但李遺下的『實力』，還是在胡均鶴與萬里浪二人的手中。胡的特工地盤，是江蘇南京、安徽。萬的管區是上海、杭州。根據地在上海，杭州有實力，因為偽四省行營後來也併入杭州。日本方面對於偽組織國民黨的特務工作的領導，也是屬於梅機關的一元化，而改爲二元，三元，四元的方式了。其佈置是南京政治部由軍事顧問部與總軍第二課直接管理，胡均鶴的第二局由總軍派立花大尉領導，萬里浪的第一局，仍由梅機關的中島大尉領導（這時梅機關自影佐等調走後，已縮小改爲地方的謀略機關，在杭州，以第三戰區爲工作對象，屬總軍第二課，兼受登部隊節制（原來的梅機關，與軍事顧問部是二位一體，權力極大，『梅公館』是影佐主持的一切工作部門的總代號）。

南京偽組織的特工，大小漢奸特務，都在兔死狐悲的恐怖心理之下，惶惶不可終日，終於進入了渙散狀態。汪逆籍衛的病也重了，後來選到名古屋去醫治以至到死。由陳逆公博接其後。陳逆竭力想把胡均鶴、萬里浪『收容』下來，派他的女祕書莫國康（化名白國光，是陳的情婦）到政治部去當機要處處長，想重振特工的聲威，以充實『代主席』的『廠衛』。莫國康在陳逆長上海偽市政府時，原來也有一個小組，名稱叫『地方行政研究會』，以共產黨的叛黨份子李時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呂琪等人爲核心幹部，作成陳派私黨，這些人本計劃把偽政治部接收過來，終因日本人的不理睬，和丁默邨的爭奪而未果，丁與李士羣分裂以後，即與渝方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兼軍統局局長賀耀組暗地裏『聯合』了起來，他在南京的電台，與賀經常通訊。汪病後，丁周旋於陳周二人之間，表面上表示親近陳公博，暗中仍與周佛海拉往；李死後，他（丁）聯合偽南京市長（陳立夫派來的）周學昌，也計劃把偽政治部接過來，想再握特工，捲土重來。這與陳的祕密小組，不能並存。黃自強本是與林柏生一氣的，林柏生自然也不放棄要掌握特工的野心，他的背後有『汪國母』；他的手下，又有蘇成德的『新

特工』。而周佛海自有他的『中央稅警』，興趣另有所在；對於特工，以扣發其經費，作為控制的對策。經過了這一陣醞釀與紛爭，結果本來已經在瓦解的『李記』特工，更形稀糊魚爛了。形式上雖仍然有那麼一回事，但也繼續在殘害各地的抗戰活動，但已經沒有多大的效用了。到了所謂聊備一格的地步。

一四 日寇憲兵的『統一集中』

是不是日本人終止了以中國人殘害中國人的特務政策呢？不是的。——日本人把李士羣、丁默邨利用了幾年，已經把中國人特務的路數，統統弄得清楚了。他再不需要通過一個中國人的集中領導的方式了，他回到偽滿洲國與華北，甚至往年對於朝鮮的傳統經驗（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東方殖民地特務政策傳統經驗），去直接由日本的憲兵來統一策劃，在各地分別實施。所有各地中小漢奸特務份子，都用各種不同方式，直接編組在憲兵的特高機構之內，由日本憲兵個別的直接掌握，對所有的漢奸特務，予以『統一集中』，為他（日本）而服役。祇有受命而行的義務，但無主使發動的可能。換言之，中國人單獨形成特務機構的活動權力，被自然消滅了；所有漢奸特務，都變成為日本憲兵的個別密探。

日本人到這個階段，實施了一個頗為巧妙的策略，他看到淪陷區內廣大人民對於漢奸偽政府剝削壓榨的仇恨，他看到大小漢奸官吏的貪污腐化，不足以貫徹他的『大東亞主義』，他要對淪陷區的人民施行一些假仁假義的伎倆，他要響應重慶槍斃投機囤積貪污市長的動作（說是要喚起蔣氏對於日本施策的『正義的同感』），他要進一步加緊控制漢奸要人，他要鎮壓那些為他收買軍糧作物資交換而『不忠』的經濟漢奸，他要把漢奸特務化整為零，予以淘汰剔抉，吸收到自己憲兵活動的手裏來，於

是開始了一個『檢舉貪污』的運動。這個新謀略是敵總軍司令部第二課長辻政信大佐所主持的（在前任第二課長今井升任爲副參謀長之後）。

一五 鬼參謀辻大佐

辻政信，是日本陸軍內有名傑出的『鬼參謀』。他的思想系統是屬於石原莞爾這一派的。即主張以日本天皇『八紘一宇』的『薩國理想』，爲基本理想；而以『東亞聯盟』的方式，來統一『大東亞』。在偽府『還都』後不久，他第一次到南京敵總軍當參謀，主管思想謀略，壓迫汪精衛，成立偽東亞聯盟中國總會，要把國民黨取消，與之合併，以『東亞聯盟』的思想來代替『三民主義』，並取消了柴山所支持的武漢何逆珮容的偽共和黨，松室孝良少將所支持的南京偽維新系的偽大名會，以日外務省（岩井英一）所支持的在上海的陳孚木的興亞建國運動本部；都合併於偽東聯總會。汪精衛對於取消國民黨不能聽從，被辻政信逼得無法，發明了一個偽新國民運動，以爲應付。辻政信的主張，在日本內部沒有通過（因爲日本國內東條內閣打擊石原莞爾的政治活動，彈壓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就被調到南洋前綫去充當攻略新嘉坡的軍參謀了。他這一次在南京起草了畑俊六大將（當時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告派遣軍將兵書』，表示了日本軍的所謂『新親華思想』，實際是言詞比較『好聽』的，更澈底的滅華主義。在南洋新嘉坡最早發明吃盟（英美）軍人肉的，就是這位鬼參謀。

辻政信是日本少壯軍閥的一個典型人物。其具有一種非人性的野蠻的性格，笨拙而機智，粗魯而細膩，兇殘而禮貌。日本的許多部隊長都懼怕他，同輩將校都怕他，南京偽官們見了他說不出話來，他是特色的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軍閥的化身。——他第二次到南京來當第二課長，就負責進行了這一

套政治謀略的新玩意，槍斃了后大椿與胡政，捉了顧寶衡，說是「檢舉貪污」。實際上不過是處分了爲日軍收買軍糧不忠實的漢奸，以後便不許偽組織過問糧食問題；成立了偽米統會，日本人直接開始掠奪糧食。其次在廣東暗殺了偽省長陳耀祖，他還代表畑俊六大將到奉化去謁蔣氏墓，祭祀蔣氏祖塋，以示『通好』之忱。實在因爲當時另一派日本做『滬方工作』的人，得到何應欽的表示，說是：『在南京偽組織存在的狀態之下，無法進行具體的意見交換。』（當時日方對重慶提出誘降條件，是日軍撤至黃河以北，請蔣汪合作。）所以他做出隨時可以去汪的表示，而且做出『親蔣』的動作。同時他派當時寧波的偽專員陶孝潔在寧波奉化聯絡蔣的族人，希望打通一條通蔣的內綫。還是在他當大尉的時代（一二八滬戰後），他到新疆去作軍事間諜的時候，何應欽與吳鐵城派王長春和陶孝潔陪他同行，他和陶孝潔是有很深的歷史關係的。日本人有『一石二鳥』的成語，等於中國一舉兩得，一箭雙雕之意；這一回辻大佐在南京玩的把戲，可算得是『一石數鳥』之計：表示了棄汪，親蔣，以求誘降；殺雞給猴子看，以求加緊對漢奸的控制，對淪陷區的老百姓『市義』；達到剷除中飽，直接奪糧的目的，而再經過這一串事情的過程，把所有漢奸特務份子，再組織在日本憲兵的手上。

一六 上海復員委員會

日本的鬼參謀，雖然費了極大的心機，開展他的謀略作戰，但終於掩蓋不住日本整個軍事政治的失敗。尤其受日本參義的漢奸們，最能窺見日本在各方面暴露出來的破綻，所以也都不得不各自『籌算』，千方百計的爲各自的『後步』設法。所謂戴笠的工作進了一步，也即是在這樣敵偽形勢之下，佈置起來的。

他（戴）在重慶發動成立一個半公開的軍統外圍機關，名稱是上海復員委員會，主任委員俞鴻鈞，

副主任委員杜月笙，祕書長是王新衡。王即軍統局本部第二處處長（管全國情報），兼東南區區長（管東南各省地方組織）。復員委員會就是組織一些上海地方的社會關係，藉這些關係的掩護進行藍衣社的活動。其杭州區區部設在建德（浙江），由毛萬里負責，是軍統對淪陷區的最前哨，分諸暨——紹興，桐廬——富陽兩綫，向杭州推進。間接的與萬里浪勾通了起來，有一個藍衣社的幹部畢高奎，經過萬里浪的關係，參加到南京偽政治部內担任祕書，因此而在敵偽特工的內部，打通了一些內綫。直到日本投降的時期為止，這許多埋伏的內綫，除做了一些人事的聯繫以外，根本沒有發生甚麼作用，不過戴笠改變方針的第二步驟，可算是有了些許的『成就』了。

一七 中美特務合作

在重慶進行準備大反攻的前夜，中國戰區司令部，成立中美合作所，由美軍的心理作戰部，和中國的蔣黨軍委會的軍事調查統計局合作作戰。這是中美合作的一個特務工作的機關，中國方面負責人就是戴笠。一切技術、武器裝備由美方供應，所謂合作作戰的任務，主要的有如下諸點：

- (一) 浙閩沿海綫氣象觀察，海灘港灣測量，祕密電訊之配置。
- (二) 別動軍（即新編的忠救部隊）之游擊戰，突擊戰之配備。
- (三) 地方工作的準備。
- (四) 軍事諜報之加緊強化。
- (五) 政治諜報，對敵偽策反活動之加強。

以上（一）（二）兩項，都由美方人員直接參與實際工作，負責指導監督。第（三）項，完全有名無實，不過在所謂工作的名目下，在接敵地區勾結了一些個別的地痞流氓，都是藍衣社過去原有的

地方關係（綫索），有一大部份都是通敵的漢奸密探。第（四）（五）兩項，是美方再三期望於中國方面的，決定由中國方面負責，美方並不派員直接參與工作，而祇要求工作的『結果』。這是諛予蔽笠的難題。

因為他原在上海南京的『組織』，都為敵偽所『破壞』了，他原派在上海、南京活動的工作人員，都變成了『叛逆』了。再繼續派人來，前面已經說過，他對於他的部下，感到沒有把握。他沒有自信，可以保證『他的人』派到淪陷區後『永遠是他的人』；所謂『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的味道，他已經嘗得夠了。因此緊接着第二個步驟的第三個辦法，就是在淪陷區內，再不設置負責的領導機關，比較負責的幹部，集中在第三戰區的邊境，而且禁止他們（他的工作人員）如果沒有特別的命令，絕對不許『任意』出入敵偽區域。這樣的決定，在他是很苦心的。

根據以上的決定，他以第三戰區邊境為據點，展開對敵偽的活動，執行（四）（五）兩項任務，就是在寧國設置軍統局本部『東南辦事處』，派局本部調查室主任劉方雄兼這個辦事處的主任。劉是戴最親信而忠實的幹部，為人很拙直，始終沒有離開過戴的左右。劉在寧國，依據地理的便利，建立了三條路綫：一、宣城——蕪湖，二、郎溪——宜興；三、臨安——杭州；打通對上海、南京的交通，配合着所謂策反工作，展開新的活動。他利用復員委員會杜月笙方面的關係，進行了個別的人事聯絡。到三十三年秋季，才開始派了一個名叫凌元豐的幹部到上海，在名義上恢復了上海區，凌就是形式上的上海區長。但是，實際上凌不過是一個工作的『觸手』，他沒有決定工作的權力，不過是劉的一個聯絡的代表而已。所以，上海區雖然是成立了，但實際工作是沒有的。

一八 偽國際問題研究所

劉方雄原想大規模的拉回大批附逆份子，以漢奸特務組織的偽政治部爲對象。但是偽政治部兩個比較有力量的份子胡均鶴與萬里浪，他都沒有勾到。胡均鶴與第三戰區，與江蘇王懋功，與CC都在『聯絡』。而且下層都被日本的憲兵所收容分化了。萬里浪則已經與軍統杭州區的毛萬里間接有了關係，並且萬是林之江以後，在上海七十六號內（李士羣手下），捕殺破壞藍衣社人員最『有功』的份子，萬的手下，十九都是軍統的舊人，劉對他很有顧慮，勾不着，也怕去勾他（萬）。結果他勾通了程恭澍、林之江、李國華、劉少奎等人。這許多人，各人都有各人的情況，他雖勾通了，但並沒有完全都勾到，雖然都或多或少的對他起了『幫忙』的作用。

先說程恭澍，前面已經提到過他，他不留戀戴的『團體』，但是戴倒是很留戀他（程）的。他公然於被捕之後，拚命破壞了軍統在上海的殘餘活動，由於日本梅機關看重了他，救得了自己的命，然後在梅機關的直屬之下，成立了一個偽國際問題研究所，設在上海憶定盤路的四十二號，出版一種『常識』半月刊。就是一個小的特務單位。他爲日本人打通了第三戰區與重慶的路綫，採取到一部份美國轟炸日本與準備大陸對日反攻的作戰計劃（也就是軍統人員祕密供給的），並在日軍進攻粵漢綫時候，草擬設置日軍對渝軍前綫軍事諜報工作計劃（由梅機關交給萬里浪執行，派遣杭州偽政治保衛學校第一期學生去做的）。後來在上海專做對蘇聯及對中共的情報，很得梅機關的賞識，且曾受已調回日本參謀部担任中國課（第二課）長的晴氣大佐的一再『嘉獎』。他成爲梅機關祕幕中的人物，戴笠屢次三番的想拉他回去，他都拒絕了。有一個在七十六號偽政治部內做電訊偵察台主任的余介，戴也是軍統的幹員，據說是一個祕碼專家，被萬里浪捉去後附逆的，後來接受了『策反』，並且受命去

勾通程恭澍；不料程全盤向梅機關告密，梅機關又命程去『解決』這個人。程就在三十三年舊曆除夕的晚上，請余在家裏吃年飯。飯後程用車子送客，把余送到自己家門口，就殺死了他。但是過後不久，程的隨身副官逃走了，這回却是戴笠要殺程了。於是程在畏懼與懊悔的心情之下，才反轉身來『通戴』。恰巧這時劉方焯派人來找，於是將計就計的湊了上去，程恭澍又變成了『軍統人員』了。他在三十四年的春季，正準備『將功贖罪』，祕密設立了一個電台，可是電台設立不到十天，立即被日本憲兵的滬南隊破獲了。這是很滑稽的事情。日本投降以後，程恭澍終於回到了他的『娘家』。

一九 『勤共護黨突擊指揮部』

其次，說到林之江，也是軍統實施『反——反間計』滑稽戲中的趣味人物。他和程恭澍兩人，可說是戴笠幹部的典型人物，他（林）與戴是黃埔同期的同學，是浙東的同鄉，也就是藍衣社嫡系的份子。在抗戰最初期，他原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偵緝隊員（實際即為藍衣社上海區的行動員），上海淪陷後，他即參加上海區的鋤奸行動，當時打擊漢奸偽維新政府的工作，他為殺死周鳳岐等案，頗有汗馬功勞。但是爲了獎金的問題，他和上海區長周道三有很大的磨擦。周道三死愛錢，林之江死愛錢，上面發下了獎金，周是領導人，吃了一半；林說：『這是我的賣命錢，豈可揩油？』兩人結下了深仇大怨，以後遇着『行動』，有好『買賣』的機會，周不肯『提拔』林，林就自行『先做後報』。林『做』了，周不給他『報』，或者把功勞記到別人頭上，林氣得要投日本憲兵隊。

林在遊手好閒的時候，就專門找亂子，周道三與趙力鈞（副區長）磨擦，趙力鈞與王天木磨擦，他都介於其間。早在二十八年春季，李士羣最先在上海大西路六十九號（原是唐紹儀的住宅）成立上海日本憲兵滬西隊的密探隊，他首先加入。同年夏季，丁默邨潛行到上海，與李會合，在憶定盤路

十九號以及遷到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組成偽『勤共護黨突擊指揮部』（對外捕人、殺人的公開名稱）的這一時期中，林之江於勳擊軍統上海秘密工作，是最得力的份子。並且由於他的『努力』，把王天木（周道三後任區長），陳明楚（區的人事組長），賀行健（忠救軍上海總指揮）等一千『英雄好漢』，盡行介紹與丁、李『合作』，並與陳明楚兩人，親往街頭巷尾，對於其他軍統人員，兜捕勳滅。一時殺來殺去，不計其數，林之江成了李士登開基引綫的『恩人』。後來丁、李磨擦，他站在李的一面。李與羅（君強）鬭爭，又投向羅。李會請他吃過毒藥，他開刀剖腹洗腸子而竟不死。他發了大財了，以後就做錢大綫（偽中央儲備銀行的副總裁）的保鏢。差不多與程恭澍前後同時，他也與劉方雄聯上了，在自己家中設了電台，也被日本憲兵查了出來，被登部隊軍法判處徒刑十年。日本投降後，他被釋放了，也回到藍衣社的娘家去了。

二〇 忠救軍（上）

關於戴笠在所謂總反攻前夜，積極佈置強化忠救軍的工作，概要的可以分為兩方面：

其一、是原有散佈在京滬、滬杭兩綫，太湖週邊，浙皖山區等這些地方的部隊，幾年來，不是被敵人消滅了，或是投敵附逆了，尙殘餘一些人馬，雖辦了好多次的『幹訓』，集中了好多次的『修整』，但終未成軍。因為這些所謂部隊，遇敵便垮，一經和日本軍作戰，頃刻就『望風披靡』的潰散了，幹部一經被捕，無不立刻投降。三十年至三十三年敵偽在江南大舉實施『清鄉』，主要目的是在『掃蕩』新四軍，雖然這個對新四軍的目的沒有達成，但實在倒很收編了些忠救軍。江浙兩省許多的偽保安隊，就是忠救軍從官長到士兵，連人帶槍的『拖』來的。忠救軍的番號，多得不勝其多，許多在淪陷區內的失業軍人，以及直接間接和藍衣社有點關係的土匪強盜，地痞流氓，祇要有一支手槍（

甚至連刀都沒有一把的)，便可以請得忠救軍的番號，掛起了番號，便在鄉下橫行霸道，搶劫姦淫，無所不爲。日本人從來不去打他們，他們只要『人事關係』弄得好（主要的從民間去擄掠，對上級輸財送禮），就可以對上面報『戰功』。打了一槍，報告說『消耗了子彈數千餘發』；本來根本就沒有武器的，也可以說報『是役損失槍械若干』；明明在鄉下綁了一個肉票，報告就可以說『在出擊途中，捕捉了奸匪幾人』。諸如此類，沒有槍的居然有槍了，槍少的或者有幾支打不響的爛槍的，居然還可以領得到美國的『新貨』。有一大批無賴之徒，就這樣的『武裝』了起來。於是就將這『武裝』，作爲對日本人與漢奸談買賣的資本。所以日本軍對於忠救軍的『歸順』，總是竭誠歡迎。如果偶然有個把異想天開的騙子，冒充了新四軍的關係，向日本人談『合作』，希圖騙點『交際費』，日本人絕對不會理睬的。日本人在中國學了乖（受了很多的教訓），叱起『祇問目的，不擇手段』的戴笠來，更是『現實』主義的；偶爾也發生過『歸順』了『皇軍』，又『反正』過去的忠救軍的事件，日本人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心安理得的說：『不要緊，他們還要來的，他們領槍械彈藥去了！——大大的有！還要來的。』倒是聽了這話的漢奸，總對日本人表示會心的默契。做偽的警備隊與地方團隊，幸虧了這些『神出鬼沒』的忠救軍，否則他們就不能把『維持治安』的『戰果』呈報得有聲有色。

所謂忠救軍，就是這麼一回事。被派担任指導訓練的美國軍官，一再提出建議，主張改造。因此在三十三年的夏季，戴笠被迫使不得不積極注意和設法，他開始分別把京滬綫、滬杭綫、滬甌區等以地理區分，作了些編制的形式上的改造。實在祇集中注意於一個滬甌區，以阮清源（袁亞承）爲滬甌區的指揮官，在杭州灣蕭山縣境的赫山設立根據地；在滬甌區內又分設分區指揮，對於漢奸僞保安隊及偽警察，大批發出了加委的委令。在上海市內，又對幾個著名的販賣毒品和開賭場的老閩（如王永康、朱頤林，和女流氓盧老七等）發出了幾十道的『突擊司令』，『行動支隊』的命令，都是那些人

出錢買來的。此外，在淞滬區內還有一個馬、丁行動總隊，馬是馬柏生，丁是丁錫山，原來是在浦東的忠救軍。丁錫山變過來，變過去，變得日本人要殺他，又變成忠救軍。

二二 忠救軍（下）

戴笠強化忠救軍的另一方面，就是新編別動軍，其完全的番號為『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忠義救國軍』。以馬志超為總指揮。其下設『新編第一、第二、第三……挺進總隊』（簡稱『挺X』）及『新編第一、第二、第三……縱隊』（簡稱『X縱』）。馬是戴的老幹部，也是胡宗南的人，戴與胡宗南在黃埔系內，在『領袖』左右，有相倚為命的關係。以馬為首的新編軍，在胡戴的關係上，有很大的意義。戴企圖大盪建立他的部隊，祇有在『抗戰反攻』的時期才有這機會，他以配合美軍大陸作戰的需要，取得了這機會。同時祇有胡宗南的『暗助』，才可以使他的企圖可能成功。胡宗南是最後的資本，要靠他打內戰求『統一』的，他與戴在軍事上的暗合，有先天宿命的姻緣。美國人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微妙，祇知道願祝同第三戰區的軍隊『太弱』了，祇知道已有的忠救軍太不成話，而登陸作戰，有其必要，所以不惜援助這新編軍。

新編軍別動軍馬志超的總指揮部，設在第三戰區以內的屯溪、休寧一帶。其部隊『挺X』『X縱』都分佈在寧波、杭州、南京的前哨地區，與願祝同所指揮的部隊交叉平行，所以願與戴之間有很多不痛快的事。至於所謂『X縱』的部隊，名義上說是深入敵後，突進在滬杭、京滬兩線的內線，實在大都是祇有番號而無兵員的。許多縱隊指揮官，都是策反過來的附敵份子，這大都是配合政治特工活動的。劉方雄是馬志超總指揮部的總參議兼專員室的主任，他的活動與馬的軍事工作完全配合。但是負責淞滬區的阮清源，並不聽命於馬，直接受戴指揮。馬丁行動總隊又是獨立的。所以忠救軍的命令系

統，極爲複雜紛歧，許多大頭子和小頭子，大家都要擴充實力，往往一支小小部隊，同時同樣是忠救軍的招牌，而有二三種不同的編制番號。忠救軍確實有多少人槍，戴自己不知道，誰也不知道。知道得比較完全的，恐怕還是日本人，因爲日本人倒做過詳細的調查統計的。

在日本沒有投降以前，戴笠決定在反攻開始前後，以他的忠救軍最先衝進上海（爲了這一點，在作戰配備上，他與顧祝同衝突得很厲害）。那個時候，他極爲看重阮清源，阮以蕭山爲前進基地，渡杭州灣到對岸乍浦，金山衛有一條通路，到上海近郊，與流動在南橋、閔行的馬、丁可以聯繫。阮兼滬府江蘇省第六區（淞江）行政專員，也是這個作用。馬志超所部，準備配合美軍先頭部隊，沿海岸綫呼應，然後向鐵路沿綫各地進擊，他的佈置，總是要搶在三戰區正規軍的前頭。因爲他聯絡了周佛海、熊劍東、羅君強，可以『內應』。

但是，日本投降得太快了。忠救軍終於失去了一個最後『表現』的機會。如果日本不投降，照反攻計劃，則忠救軍必定有一個偉大的『考驗』。可惜的是這機會沒有了。然而，爲戴笠的『威信』，並爲上海人民的『安全』，這都是萬幸的事。忠救軍的力量，誰都沒有保證，忠救軍的紀律，江南人談虎色變，豈非幸事而何？

日本投降以後，所有軍統、忠救，在上海、南京的表演，謂之爲亂七八糟，絕不過份。阮清源一到上海，就在杜美路七十號的杜月笙家中，成立了他的指揮部，五花八門的忠救軍，出現在所有的地方（忽而還出現了一個陸京士的『工人忠救軍』，實是一支臨時湊合的『白相人軍』）。向上海市民，進行勝利的『接收』，與CC系的吳紹澍，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調查統計局，作『接收』的競賽，弄得戴笠自己都啼笑皆非，終於不得不下令：『限所有忠救部隊撤離上海二十華里以外』。在這一道命令的背後的事實，也就可以想像。戴笠也終於把活動於南京的周鎬，與在上海的阮清源，都給

押了起來。

二二 『情報活動』

最後，且談談軍統對日寇開展公開與半公開情報活動的情形。程克祥、楊愷華勾通川本，程恭澍勾通梅機關，前面都已提到了。這裏要提到蕭叔萱與唐生明。

蕭叔萱是日本士官出身，過去在南京軍事委員會，爲何應欽的部下。華北的『何梅協定』，『塘沽協定』，和上海的『淞滬協定』，這許多喪權辱國，對日屈服的賣國條約，都是他（蕭）和殷汝耕兩人，一文一武在幕中接洽奔走的。由於何應欽的倚重，和他對日本軍人的熟悉，被派爲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武官。那時起，他和戴笠有了關係。南京汪派成立偽組織，戴同意他參加。但因爲他和日本方面歷史太深了，又是福建人，和梁鴻志、陳羣等常常沆瀣一氣。所以汪雖用他，但不信任他，不過置放在軍事間曹的地位。直到柴山做了軍事顧問，他才從偽軍事參議院副院長調任爲偽軍政部長。他在僞南京政府內部，既無兵權，又無發言權，但擔任日本軍關於重慶情報工作的『顧問』，極少數的日本人，如柴山，即把他當作爲對重慶進行『全面和平』的綫索之一。他就是一面和日本入混，一面做戴笠的暗綫。日本投降以後，軍統派在南京的行動隊總指揮周鎬（本也是掩護在周佛海之下的）把他殺了。戴爲此事，極爲氣憤，周鎬被撤職處分，最大的原因是爲了誤殺蕭叔萱。在戴的佈置中，蕭對他還有『大用』，他原來就預備經過蕭的關係，去組織一個日本軍人的『反共小組』，由軍統直接運用。蕭死了，這任務落在另一個人的身上（也是參加偽組織份子，）這另一個人，後來似乎也沒有做成。所以蕭之死，對於深謀遠慮的戴笠是一個損失。

一三三 聯絡龍雲的故事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第四個弟弟，渾名叫唐老四，典型的黃埔派的執樞子弟。他不能算是藍衣社的幹部，他只是在他的老兄唐生智失勢以後，依附戴笠而衣食的。他原在湖南担任行政專員，因貪污被告發，戴覺得對他難於處置，就『派』到上海來當漢奸，想利用他哥哥的名氣，以引誘日本人。並且因為他的妻子是『出浴美人』電影明星徐來，還有一個女祕書張素珍是很有『交際』才能的。這樣他就到了上海。找到葉蓬，找到汪精衛，而認識了李士羣。李士羣因為他是從重慶自動來參加『和運』的，對他有看管的責任；而他原也以李為工作的對象，因此他一直跟隨着李。在三十一年的時候，程恭瀾、萬里浪搜查到他與戴笠通電，把他扣留了起來。經他的太太和張小姐的哀求與奔走，對日本憲兵具了一張『悔過書』，被釋放了，仍然做着江蘇省的偽保安處長。但是還是爲了貪污問題，日本人祇要他担任名義處長，而不允許他管理事務。

在李士羣死後，他與戴笠恢復了關係。同時與日本總軍的都甲大佐結識了。都甲也是專管謀略作戰，担任武漢與湖南（粵漢路）一綫的，於是起用了他（唐）。他對日本人準備組織偽湖南省政府，做了許多的工作，有時以半公開的姿態，對日方提供關於軍事的『參考材料』。日方知道他與戴笠關係，打算重用他，不料因為日本人發了一批給他當活動費的食鹽，他完全獨自吞沒，引起日軍將校對他的輕視，他終於還是流連在上海做生意賭錢。他與都甲的關係，有一件值得提出，就是他表示可以勾通雲南的龍雲來參加『和運』，使雲南與在緬甸及安南的日本軍『聯繫』起來。日本方面對此事甚感興趣。因為汪精衛逃往河內，路過昆明時，和龍雲本有『先約』，戴笠方面也查到過汪與龍雲通電的密碼。日本方面對於龍雲早有所期望，唐生明投其所好，騙了日本一筆錢，派一個做小漢奸的雲南

人明耀五到雲南去走了一趟，回來對日本人做了一個報告。同時又把此事對戴做了一個報告，證明龍雲的通敵。這樣向戴又領了一筆款子。現在龍雲的地盤已經『中央化』了，恐怕還不知道有人靠他發了財。唐生明稿錢的本領很大，日本投降後，周佛海撥了三百萬萬元幫助藍衣社，這款子也由他搶着保管，待戴笠到上海命令暫緩支用，可是已經支完了。唐生明現在已成鉅富，戴對他無可如何，他常說：『老戴的祕密在我的手上呢。』戴的對日情報謀略，如此可見其一斑。

二四 敵後策反工作委員會

特務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必須是二元，三元乃至是無數元的配置。藍衣社的工作，自然是很靈得這手法的。在三十二年，戴另外又玩了一套魔術，他運用了唐麟發動了周作民這許多人，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敵後工作委員會，有時亦稱為『策反委員會』，空空洞洞的成立了十幾個工作部門，把上海許多所謂『中間份子』的人物，都網羅在內，好像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但是對日本人保證絕對不作『過份』的活動。事實上就利用這個機構，和日本方面作情報交換。這些『敵後』工作的人物，會聯合了一部份日本的商界名流，發起了一個『上海不設防』運動，把上海保留為一個『自由市』的地位，要求中日雙方當局不要在上海市郊作戰，要求美機不要轟炸上海，避免在作戰時，上海被共產黨新四軍所『蹂躪』。這是這個委員會值得提出的『工作』。可惜是這個『愛護』上海的呼籲，首先就遭受了日本方面的打擊。登部隊的代表，很嚴厲的把提出這意見的人，申斥了一頓；周佛海也說這是重慶的『陰謀』。終於這個委員會，無形而出現，也無形而消滅了。為甚麼周佛海要這樣反對呢？周的意思：『你要在上海玩花樣，我情願當差，不必另起爐灶了。』周對戴有賣弄耍挾的用意，戴也祇要求各得其所。所以，所謂敵後委員會，實實在在是一個通敵委員會。不過，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

沒有作出甚麼大事業。

抗戰以後，軍統藍衣社在上海南京的活動，有以上的許多故事，其中摻雜了許多敵僞的事情，這些事象因果不能分開的。因為沒有國民黨人的附敵，當漢奸，歷史就得改寫，這些故事也根本沒有的了。

二五 『祇有他們做得到的』

這些藍衣的英雄好漢，究竟在怎樣幹的呢？這裏再補充一個故事。——何應欽在南京主持了受降以後，戴笠與綴匆匆的到了上海，他召集所有在上海軍統人員（幹部）五百多人，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的大聚餐會。戴笠開始訓話，他說：『我今天有一件最高興的事向諸位同志報告，』全場俯首靜聽，他接着說：『我們的團體，「光榮」的奮鬥了多少年，到現在真不是容易的。我們團體的特點在那裏呢？就是別的團體做不到的事，我們能够做得到。今天我來開會，看見門口停了幾百部汽車，停滿了一條馬路，如果這許多汽車是團體買的，我實在沒有發過這許多經費給你們。那麼，那裏來的這許多汽車呢？這就是別的團體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做得到……』以後他帶哭帶笑的『訓』了一通，祇有他的同志個個心中有數，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又有一次，他集合了高級『幹部』吃飯，與高采烈的說：『我們的委員長現在「威」是有了，以後我們當我們委員長幹部的，要給我們委員長做「德」。這一回對於敵僞和附逆的人員，委員長交待過，祇要他們有條件的悔過，總要辦得寬大……』所以，他們『團體做得到，而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豈但汽車而已？

蔣匪特務內幕一斑

戴笠之死與軍統

陳公恕

軍統的發展過程

中國法西斯政權是建築在以戴笠系爲首的特務統治的基礎上。戴笠特務系，十餘年來爲中國法西斯最大的清道作用和支持作用，對於人民革命鬭爭的長期與頑強的歷史來說，如果沒有特務執行對千萬優秀人民的不斷屠殺政策，則十餘年來極強大的中國法西斯統治勢力是不可能的。

從『九一八』事變後（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成立的特務處（軍統局的前身）到組織廣大的軍統；從一個下級侍衛隨從的戴笠到成爲中國的希姆萊，這就是戴笠及其特務事業所走的發展的道路。由於他始終忠實於法西斯頭子的結果，由於他摧殘革命屠殺人民所迅速積聚的政治本錢和反動經驗，由於他是獨裁統治最合適的工具，戴笠及其醜惡事業才這樣順利發達起來。

外國特務組織除了鎮壓內部革命外，也還有它國外活動的一面，但戴笠特務原則自始至終放在對內的屠殺上。『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而集中火力打內戰，在政治上則加緊以德意法西斯爲藍本實行專制獨裁，鎮壓革命及抗日救國運動，戴笠系特務即在這種基礎上應運而生。它的出現雖然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侵略中國，外患空前嚴重的時候，但它的任務是安內而不攘外。

正因為特務與中國人民的勢不兩立，每當一次反動騷張的時候，也就是特務得到活躍擴大和加速向各方面伸張其魔手的時候。相反地當法西斯統治顯露其破綻而人民勢力抬頭的時候，特務的活動也就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萎縮，因而岌岌自危。西安事變後出現的團結對外的新形勢，曾使戴笠感到失意與徬徨，但到了武漢撤退，對日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統治階層由於抗戰信心的失墜，和對人民力量生長的畏懼，而開始反動，戴笠特務系受到新的鼓勵而加速活躍和擴大，一直到敵人發動西南攻勢，造成國民黨空前軍事潰敗的前夜，戴笠反動事業的發展，已成登峯造極。它一面表現為積極培養大批特務人員，先後在湖南臨澧、黔陽，甘肅蘭州，貴州息峯，福建建甌、華安，開辦大規模訓練班，訓練特工人員數萬人；而另一面則儘量擴大組織，把勢力打入各政治機構，進而控制一切。

由於從武漢撤退到西南軍事潰敗這時期內國民黨長期反動的結果，戴笠特務系也就順利延伸其勢力於全國軍事政治經濟交通各部門，並企圖進一步全面控制中國政治。今天的特務本質上不脫於古代之閹宦，明代閹宦政治發展到劉瑾、魏忠賢時代，會進而控制明代任何政治機構，如遍設市監、鹽監、稅監、鹽監、珠監、軍監及東西廠內廠。而戴笠之特務勢力已走出軍統局原有範圍，沿着歷史的舊路發展，除軍統局本身外，由戴笠一手把持之機構有財政部查緝署，貨運管理處，軍委會運輸管理處，水陸統一檢查所，航空檢查所，全國稅警部隊，加上原有掌握的部份水陸警察，軍令部諜報機構，郵電檢查，全國各大城市警備稽查機構，軍委會別動軍忠義救國軍，及全國其他政治軍事保安組織中之情報部門，其勢力實際已遠超劉瑾、魏忠賢之所為，而遍佈於全國範圍之軍、警、政、經、交、民各部門。

然而也正由於戴笠系特務勢力的魔手向各方面伸張侵蝕的結果，國民黨政權加速腐爛最後不可免

地在敵人一擊之下，獨山棄守，川滇動搖，統治弱點全部暴露無遺，因而引起大後方蓬勃的民主運動，爲扭轉時局，中國共產黨及民主同盟，在一切民主人士的擁護下提出聯合政府主張，國民黨爲緩和民主運動的壓力，實行政府部份改組，撤換孔祥熙、何應欽，改組軍政部財政部等機構，查緝署、貨運管理處，水陸統一檢查所之裁撤，及稅警部隊改屬鹽務機關，頓使戴笠特務系大批人員宣告失業，尤其是賴以開拓財源，從事淪陷區走私的貨運查緝等公開機關的撤銷，給戴笠以嚴重的打擊。雖然有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但除了騙取大批美式槍彈外，仍無法彌補重大損失。

經過這次打擊後，軍統即面臨了種種困難。主要由於幾個公開機關的突然撤銷，和大規模招訓人員的結果，而造成了一大批過剩人員無法獲得出路，和喪失生財機關而招來空前經濟貧困，鉅大生活工作經費無法得到解決，而呈現了內部的精神崩潰，工作情緒低落，和普遍展開內部地位權利的爭奪傾軋，貪污腐化日甚，因之造成組織的鬆弛無力，整個戴笠特務系統即從歷史僅有的頂點下跌，而開始走上沒落的道路。

隨着敵人投降，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結束，加上戰後民主怒潮的掀起，壯大堅強人民勢力的抬頭等，加速了軍統內部各種矛盾發展，而益呈狼狽。

敵人投降以來，戴笠爲爭取軍統系勢力之繼續存在，曾表現爲如下行動：

第一、努力爭奪收復區各種收復機構，如各地『肅奸會』和部份敵產處理局等臨時機構以收容過剩人員及劫奪敵僞財產。

第二、爭取全國交通警察，警察總監等以代替軍統局，使大批武裝特務和特工人員分別向各部門轉化。

第三、大批裁員，以減低其內部困難。

第四、擴大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活動，破壞全國和平，發動內戰，企圖製造特務有在與發展的政治根據。

戴死後與軍統之影響

正當軍統面臨戰後國內民主運動高漲的外部壓力，和內部困難重重，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候，戴笠突然墜機身死，這時作為十餘年來屠殺千萬人民和無數優秀革命者的劊子手的戴笠，未經中國人民的公審處決，而如此死法，難免予人以遺恨無窮之感；但從國內民主勢力勝利抬頭，而法西斯破壞和平，陰謀保持專制統治而作頑強掙扎的今天，戴笠之死是正得其時的。中國法西斯長期血腥統治，經歷十餘年來反革命鬪爭的鍛鍊，僅得出一個戴笠，這對於中國法西斯開始在強大人民勢力的壓迫下潰敗沒落的今天，戴之死不僅給予軍統和整個法西斯陣營嚴重的打擊，也強烈象徵着中國法西斯的最後死亡！

險毒、奸詐、卑劣驕橫，這些是中外法西斯特務亘頭共通的性格，由於中國統治陣營內部的矛盾，由於革命與反革命鬪爭的長期與殘酷，由於中國法西斯統治道路的並不坦平，由於長期特務屠殺反動的經歷，這些也就特別發展了戴笠上述性格的特點，和他豐富的反動技巧權術運用的另一面。

特務容易給人發生恐怖的聯想，雖然不能說恐怖就等於特務，但沒有恐怖就不成其為特務。戴笠對外經常以恐怖來進行其政治欺詐、鎮壓，和樹立外界對他和他所主持的特務組織的權威。對內他也運用恐怖來達到部下對他的馴服，和造成傾軋、對立、相互監視來利於操縱駕馭，因而內部也流行着一種不滿與怨嘆，但這即是戴笠成功的條件。

在一般人心目中，戴笠就是軍統，就是特務，沒有戴笠就沒有軍統。這在某一意義上是正確的。

整個組織龐大人事複雜的軍統，中間沒有政治思想的聯繫，沒有一致的信仰，紀律也常常失靈和被活用，除了金錢與權位的吸引外，戴笠就是最有效的維繫物，戴笠的名字經常是代表着禁閉、屠殺、恐怖。十餘年來軍統的存在和發展，戴笠本身就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因此他今天的死，給予軍統一定程度的影響是嚴重的，在中國法西斯開始走下坡的今天，在軍統已從它黃金時代的歷史頂點下跌而日趨沒落的今天，戴笠的死是會加深其內部的精神上組織上的分化與崩潰作用的，使其一手創造的血腥的罪惡特務系統，從此更加一蹶不振。

軍統的今後

由於着重標榜『領袖』，權力集於一身，這些法西斯政治的一般特質，使戴笠的死這一損失，成為軍統無法因任何人的繼承而得到彌補。鄭介民由軍令部廳長進而任執行部委員，對外首露頭角，正好給他造成可能繼承戴笠的重要前提，但從其對內對外的威信（鄭為戴笠特務系創始人之一，曾任軍統訓練處處長，著有警察業務，情報業務等書，但因在局外工作時間為長，故其對內威望不足。且鄭係粵人，必將與軍統之浙江系間發生矛盾），對『最高統帥』之信任亦不及戴笠於萬一。這就註定了他僅是一個勉強支撐殘局的人物，軍統不可能因他的繼承而有所振作。

戴死後對於軍統會有一些什麼決定的影響呢？首先由於戴笠一向在內部造成個別幹部間，地域間，單位間的矛盾對立，而利於操縱駕馭。戴死後，內部分化必定在這種平時既成的分裂基礎上激化起來，離心傾向擴大，陸續發生脫離組織和其他自由行動，控制力必日趨薄弱。

其次，由於統治階級陣營內部的矛盾，由於戴笠系特務多年來勢力伸入各方面，爭權奪利到處樹敵招怨的結果，戴死後，其敵對方面將乘機進行對組織和個別人員的報復，特別是中統將在短期內

爭取壓倒的優勢，而從各方面給軍統以直接間接的打擊。

正因特務在基本上是作為法西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存在，我們除了正確了解和估計軍統因戴笠的死所引起的一些可能的變化和削弱外，不應作過份的誇大；法西斯尚有強大力量的存在，戴笠手創的軍統特務系統，在未來的長期間中還要起一定的反動作用。

首先，法西斯頭子於哀痛『可靠的肱股』之死之餘，爲了繼續保持這一統治工具，作爲今後反人民的本錢，必然給予相當照顧和出面支撐，如對軍統一些幹部的特別提拔，和在短時期內給予軍統一些重要公開機關，完成軍統特務系統向各機構順利轉入和盤據。

再，軍統在戴死後爲了對抗內（指統治陣營內部）外壓力，必將表現了某種程度的局部的團結。第三，因戴的死和鄭介民的繼起，將促成軍統實行對內調整，和進行新的工作展開的佈置，以圖恢復軍統因戴之死而招致的地位聲威的失墜。

戴死後一個短時間內的軍統，將因反動派領袖的特別看待和出面支持，而獲得某些困難的暫時和緩，和一次有限程度的迴光反照，但所得決無法填補和挽救軍統因戴的死所引起的重大削弱，更無補於戰後法西斯特務基本的沒落趨勢。

然而正由於今天中國法西斯勢力的存在，和堅持其一貫的反人民反民主的陰謀活動，統治者將繼續掌握特務——這一已經歷史證明爲屠殺人民鎮壓革命運動最有效的武器，特別是戴笠手創的軍統。因此，我們不能因戴笠個人之死，而模糊了我們的革命警覺。

我們以爲，戴笠死了，雖然使中國反動派法西斯特務勢力受到相當削弱的影響，但是戴笠之死，並不等於是軍統之滅亡，祇要中國反動派法西斯特務之政治基礎，依然揮霍存在的時候，則第二個，第三個戴笠的化身，是可能相繼出現的。特別是在國民黨『黨國』內的另一特務系統，即長期以來與

軍統互爭雄霸的中統，不免在此戴笠死去的時期，有一番盈虛消長對比的演變，而擴大聲勢起來。同時，軍統本身的後繼主持者，爲鞏固其領導地位，爲承襲往日戴笠的威信，爲邀得『領袖』的寵幸，也必然在人事上作一些拉攏或排擠的花頭，而出其全力來『表現工作』。這可能來到的趨勢，不管是前者（中統）或後者（軍統）更必然是瘋狂的掀起反共，反人民的活動，以全力來作特務的競賽。所以，由戴笠之死看到軍統的將來，看到國民黨反動法西斯特務的將來，我們要喚起一切爭自由爭民主的人們，加緊警惕起來，以一切人民的力量，防止法西斯特務的新陰謀，並打擊特務的蔓延與繼續存在。所有軍統、中統反動特務機關，必須在人民的壓力下使它毀滅。並且，我們更期待這些特務機關內部會從分子的覺悟，檢討特務的罪惡，不再與人民爲敵，認清道路，向人民歸順。人民必然會對他們不咎既往給以自新之路，否則像戴笠一樣，死了還要被萬人唾罵，遺臭萬年，這又何苦！

軍統局內幕

——一個重慶特務給一個昆明特務的信——

這一封信，是由翠湖中路（昆明）拾到的，信中不但表露出特務份子的矛盾心理，同時對他們的內幕，對許多他們竭力否認的事件，都一樣樣自供出來。

信中有些很費解的地方，經過幾個比較熟悉內幕的人特在中間加註，以便閱者。

××同志：

今天紀念週毛祕書宣佈『老板』（註：特務對戴笠的稱呼，稱蔣介石叫大老板）惡耗，並介紹新局長鄧介民和同志們見面，大家心中充滿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並使我流了快樂的，但爲苦楚的眼

淚，剛巧在紀念週後，又讀到你的來信，我這複雜的心情，更增加一些不安和矛盾。

在二十一號的晚上，局本部高級大員舉行秘密緊急會議，似乎有甚麼重大事情發生。第二天毛祿書飛南京。據說是老板失蹤了，同志們有的感到憂鬱，有的却露出愉快的微笑。

前天下午，鄧局長由平來渝，當即謁見領袖請示，晚上來局本部視事，第一個使他驚異的是本局同志竟達五十餘萬之多，其中別動軍人救國軍、忠義救國軍及收編偽軍有三十餘萬，還有四萬人待命分發，一萬多在禁閉室，然而報會人員僅十四萬，別動軍約十萬。第二是本局虧空經費兩千萬萬以上。鄧局長認為難以接收，當即再謁領袖，蒙指示人員盡量在公開機關安插，虧空准予報銷。

局長宣佈的施政綱領第一是繼承戴先生未盡事業；第二是同志不准請假，安心工作，生活太苦當可設法改善；第三是工作方式須更秘密。更圖智，勿使人民受刺激，儘量利用公開名義。

關於追悼戴先生，擬和『四大會』（註：紀念軍統局成立和追悼『先烈』的集會在軍統局最為神聖。）一並舉行，不另擴大追悼，領袖或可親臨參加，預料中當有一番盛況，痛哭流涕的同志大概不少，而感覺愉快的恐怕還要多。

你畢業後就分發昆明，對局本部的情形無疑是很陌生的，你總以為非常神聖吧？其實大多數同志却進入怠工狀態，除羅家灣辦公廳（註：軍統局本部。）外，簡直不成話，吃飯非常擁擠，辦公時却冷清清的，人呢？看電影，逛馬路去了。橫豎不要錢衝進去就是，誰敢怎樣，公共汽車，渡船，一樣是為我們服務的。必要時找兩個稽查處的朋友，還可以揩一揩野雞的油。

比較賣力氣的，是一部份外勤同志，他們憑着『拍司』（註：是特工證）的威力，可以任所欲為，並以此為榮耀，所以對這個『鐵飯碗』（註：特務工作是終身職）要好好把持，也就必須秉承領袖的意志為工作鞠躬盡瘁了。

抗戰勝利，只說可以大江東去回家了，誰知接受了一批僞特工，而對我們抗戰中艱苦支持的同志，反而放出洶汰的空氣，這真使我們有點痛心。

你在昆明參加過解決龍雲，參加着鎮壓聯大反動，對本局工作應當很了解，怎麼來信中還帶些陰謀份子的口吻，我真不解，這樣假使打你一個『小報告』（註：特務中間，互相監視，不光明的報告）的話，至少要你讀幾年『大學』（註：犯過失輕的坐禁閉叫讀『小學』，重一點的叫讀『中學』，禁閉在貴州息烽的叫讀『大學』，那兒有各色人犯，連外國人都有，張學良現在還是『大學生』）以後不論寫信說話還是當心一點，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處境吧！

雖然我對本局工作，總多少有幾分懷疑，像滄白堂較場口打報館一串的行爲，似乎並不是領袖的意志，爲什麼大搖大打，難道領袖對人民的諾言是騙騙老百姓和老美（註：指美國）嗎？

世界潮流的確到了人民世紀，民主是對的，但這是『奸黨』提出來想不藉武力推翻本黨政府的口號，不幸一般人竟誤信了，如果這民主的口號由本黨提出，那才是正確的。

老板死後，我們可以多少自由一些，減少一些痛苦，但工作却受到很大的打擊，雖然鄭局長的手段要溫和些，却好在能利用他的關係調一些同志到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不能說沒有好吧！寫得太多了，要說的話還沒有說完，吹吃飯碗了，下次再談吧！

×××上

三月二十五日

（錄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的昆明中國週報第十三期）

血和淚的控訴

一個懺悔的特務

——一封特務的自白書——

編者先生：

在貴刊（編者按：指昆明中國周報）十三期上，我看到『軍統局內幕』一文，實在覺得痛苦難言，欲哭無淚，是恐懼又是興奮，簡直許久說不出話來。

在四月二日上午，我到警備總部去找朋友，太概在看魚那兒等人，却被執手光顧過，發覺後心裏非常難過：錢倒無所謂，這封信萬一出亂子，實在麻煩，不料竟在貴報發表了出來。

我是一個愛國兒女，個性本來就很剛強，『一二九』時代由表姐給我的鼓勵，對救亡工作非常熱心，也會吃過宋哲元的水龍味兒。『七七』事變，我在南開念書，爲了祖國，爲了不願做亡國奴，便離開了美麗的故鄉，由津浦到武漢。那時救亡情緒到了沸點，雖然流亡生活是辛勞，是艱苦，眼看半壁河山變色，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我和一些朋友，不顧任何困難和險阻，在保衛大武漢中，的確做了一些忠於民族的工作。但是當時政府對抗戰信念發生動搖，對人民的力量感到威脅，『民先』被戴上一頂『異黨份子』的紅帽子，受到當局的解散，在愛國有罪的迫害下，我們忍痛『收起』民族解放的旗幟。不久，大武漢就在這種『革命政策』下淪陷了。

爲了不忍見民族的危亡，我們不因反動者的歧視而退縮，我和幾個朋友在長沙考進×戰區政工隊。憑自己的誠誠和虛心，得到士兵和民衆的同情和愛戴，另一方面却受到長官們的白眼和冷語。

一天，正在排演話劇，意外地接到調訓的命令，說是『加強認識』以後，仍回隊服務，我們相信

政府夢護青年，同時是服從『黨』的命令，就在第三天離開工作崗位，到貴州息烽去受訓。

到了息烽——人開鬼域，先到的同學正在伐木建營地，平操場，整日辛苦地工作着，訓練者想用過份的勞苦來麻木我們的頭腦，用血腥和恐怖來使我們屈服，糾正我們的『錯誤』思想。

訓練的東西除了主要的勞務和軍事教育外，什麼糾正思想的小組討論，歌頌獨裁者的『領袖』言行，狂言妄論的政治講話……一大堆法西斯毒素，向我們拚命注射。這使我感到恐怖，感到失望，感到『黨國』的行為使民族前途非常可慮，我偷偷地寄了一封信給表姐姐，要她替我設法逃出黑暗，不知怎的被『指導員』查着，受到一次嚴重的警告，從此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監視。

一個細雨的夜裏，有兩個同學『自行』失蹤，我並不懷疑門禁不夠森嚴，因為這兒的縣老爺都是特種人物，周圍百餘里的人民都受着特種的統治，我祇摸摸自己的腦壳是否還在頸上。

在訓練者的口吻中，敵人不足畏，漢奸可怕，『奸黨』是赤色漢奸，他們不惜出賣國家，領取虛布，所以本國體的工作對象，主要的是『剷除反動份子』。

其次是誇大納粹成功，鼓吹國社黨的國家主義（那時正是巴黎陷落），在我們的『領袖』臉上配上一撮小鬍子了，並準備在『未來的革命戰爭』中，消滅全世界的共產主義，中華民族才能得到『復興』。所以他們說：青年們投入『我們的革命大家庭』，是最光榮的『出路』，因為『我們是領袖的耳目』。在法西斯萬歲的時候，復興社便是人民的主宰，在中間流行的班歌是：『革命的青年……握着現階段的動脈，站在大時代的前頭……維護着我們領袖的安全，保衛着國家民族和主權。』全是那種納粹黑衫隊的調子。無怪乎要剷除一切『反動份子』，實行『一個領袖一個黨』了。

幾個月後，他們認為訓練已經成熟，可以畢業了，在一套『繼承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和『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的教訓，和我們的『家長』個別談話，並舉行莊嚴隆重的宣誓

後，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庭的子弟』，馴服地効忠『黨國』，『爲領袖鞠躬盡瘁』了。

法西斯反動派最大的特務機關——藍衣社，以軍統局做大本營，凡是站着一個『警』字『保』字『檢』字『查』字『調』字……的東西，都有它們的足跡，規模實在龐大複雜，號稱『十萬同志的大家庭』，連走狗利用着的走狗算進去，却有三十餘萬之多。然而『我們的生命綫』，主張用鐵血去『保衛』的大東北，竟可擗到無情可報，日本本土，祇做過幾次夢而已，就是華北一帶，也寥寥有數，所以不得不拜倒在德日兩國特務膝下，就是對他們一向仇視的『赤色份子』也發出『向敵人學習』的嗟嘆。

前幾天蔣『主席』報告國民黨在東北犧牲幾十萬同志，除了向人民虛報一切，作爲『接收主權』的資本外，實在沒有別的意義。倒是在熊式輝、董彥平、杜聿明的尾巴上帶進一大批去，倒是事實。如果不是美艦運『國軍』北上『受降』和加封大『自新』的僞方『黨國』幹部外，也實在找不到幾個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這一點就是放爆竹的當兒，局本部大員會議上也承認：『政府在華北的勢力非常薄弱，東北可以說沒有，就是本局工作，也非常不夠，而奸黨在這些地方，已經有相當基礎，勝利來得太突然了，使我們在這方面的準備還來不及。戴先生由東南來，指示我們要加緊努力，支撐這困難局面，主要的是進行僞軍『自新』……否則就要失敗，如果工作順利，半個月當可取得優勢。祇要僞僞的力量不被『奸黨』利用；而歸向我方，則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憑吾人優勢兵力和最新（美國的）裝備，三個月內當可把『奸黨』完全消滅』。

眞的戴『先生』滿滿一皮包空白委任令，不到半月，就填光了。接着地下出現了大批『地下人員』『先進黨』『別動軍』，『忠義救國軍』，『保安團』……在大吹大擂地『接收主權』了。尤其在上海，封房子，搶車子，數票子，全都是『軍統』人員，就是戴笠本人也憤憤地說：『勝利以前，

這般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說到團結和民主，他們認為和『奸黨』談團結，簡直是國民黨的恥辱，是出賣黨的行爲。不把共產黨勦滅，根本無和平可言，民主簡直是要不得的東西，像中國這樣愚蠢的人民，根本就不懂民主，還談得上實行民主，這樣赤裸裸地表現出他們心目中的『這是什麼世界』，『人民算什麼東西』！

還在去年十月，我才知道表姐也加入××訓班，而且和我前後差不多。在新華副刊發表了她的遭遇時，我就想把我的遭遇也拿去發表，但我沒有她那樣勇氣，直到現在我才堅定了勇氣，寫了一些內心的苦痛。

我畢業後就分發在昆明工作，對爭民主的浪潮，我總是同情和關心，也幾次想捲到這浪潮中去，無賴身份和友人的不信任，使我做了一個觀眾。尤其在解決龍雲這件事，使我對『接收主權』得到一個深刻的認識，『一二一』慘案，更暴露了當局的面孔，比十年前更兇殘得多，因為那時還沒有用美國人的衝鋒槍和手榴彈衝進最高學府去，不過在街上玩玩消防演習而已。『一二一』慘案中我還可以自慰的是雖然在鐵的命令下，我也不過隨便撕了幾張標語，並沒有打過自己的同學，雖然因工作不力而受到警告，我反而有些感到良心的復活。

不明白內幕的人，總以為幹特務的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勾當，這樣的人也不是沒有，但大多數人是在受騙以後，經過法西斯毒素注射以後才盲從和誤解，使他們失去了本來的面目，或者在威脅利誘下，失去了逃出黑暗的决心和勇氣。

雖然取消特務組織的呼聲已經唱了幾個月，雖然那個萬惡的傢伙已經墜機斃命，但還沒有解散的徵兆。因為反動份子在人世紀的當兒，眼見自己的末日已到，爲了要繼續保持既得的衣鉢，相反地更需要『加強』這種危害人民的組織。而那些既無知識，又無一技之長的傢伙，在受過幾天『主義的黨

陶』後，派出來做『官』，他們憑着特務勢力，向老百姓施威作福，爬上幾步階級之後，當然要保衛他們的『鐵飯碗』，作垂死掙扎了。

老賀說：在抗戰期間，我們這羣可憐蟲爲了『國家』和『革命』，刻苦耐勞地幹着這種決不願幹的勾當，但是國家勝利了，我們還是一樣『見不到爹娘』，回不了家鄉，吃不飽，餓不死，去苟延着，還要把褲帶再扎緊些，那些『黨國要人』們却個個吃胖了，不知爲了什麼，現在我再也不願胡混了，我要做人，要除去戴笠給我加上的尾巴，雖然這篇東西暴露了它的黑暗和萬惡，恐怖之神將要駕臨在我頭上，但是爲了悲慘的祖國，悲慘的同胞，我是準備犧牲的，並且我已經想到了逃出黑暗的方法，今後的去向，遺憾的是我沒有力量使和我一樣身陷歧途的青年朋友，一同逃出黑暗。因爲多年的奴役和恐懼使他們不敢面對着希望，像獨裁者掌握『中國之命運』一樣任憑主子掌握着，所以我在最後呼籲全國人民一致的力量消滅法西斯！

此致

民主自由敬禮

懺悔的特務上

四月十四日子夜

（錄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的昆明中國周報）

第七中美特訓班的內幕

陳世民

我是一個被國民黨特務所陷害的青年，抗戰中也曾做過救亡工作，爲祖國而奔走呼號。後因失去救亡工作的崗位，茫茫無所依，受欺騙而投入到特務的魔手中去——走進第七中美特訓班。受了幾個月特工訓練後，便輾轉而來淮南解放區，經共產黨數月來之寬大待遇，與真理之薰陶，才認識了國民黨特務政策的惡毒陰謀，才真正了解到共產黨的光明磊落。每回思已往，特務的獐獍面目與醜惡神態

似乎猶隱約可見，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但我想到自己已置身於民主解放區，於是我的生活勇氣又加倍的提高了，對人間又開始感到有溫暖的氣息。現在我就趁着這靈魂復活的當兒，來把東南第七中美特訓班，作一個片斷的介紹，讓全淮南以至全中國的人民，看一看國民黨反動派，如何的在大批訓練特務，如何的在陷害廣大青年，如何的在夢想着用特務來統治一切，把中國拖向黑暗的深淵。同時這篇東西也作為一個失足者的我，向國民黨反動派所發出底悲憤的控訴吧！

東蓬——特務的魔窟

在福建建甌縣東面四十里的大山中，有一個人烟稠密屋宇儼然的古老村莊，——東蓬村。這個村莊前面流着一灣泉水，後面依襯着葱茂的樹林，四週是萬山環抱，處處是柳暗花明。村上古式的祠堂頗多，大者可容千人，村人生活淳樸，經濟上大都自耕自給，少與外人來往，宛如一個世外桃源。

自從特務頭子戴笠看中了這個地方以後，第一步便在這恬靜的村莊，建築起慢性的屠殺場，——集中營。於是無數的青年，就成為這世外桃源裏憂鬱的「遊客」了。夜間淒厲的慘叫，震動着幽靜的空谷，長年的尸臭，充塞住人們的呼吸，美麗的東蓬，變得醜惡了。

但戴笠還不以它做中國的特烈勃林卡為滿足，他認定這個地方，還有更重要的用途，於是就大興土木，營造新屋宇，建築起一座特務的製造廠來，——中美特訓班。戴笠認為這樣一來，特訓班不但有了人員的來源，——從集中營逼迫一些遭難青年來受訓，而且也有了實習場所了。但是，戴笠這個聰明的創作，是宣告破產了。因為身受特務毒害的青年，有誰還願意去充當特務，做出賣良心的事情呢？而到集中營去實習的學員，大多數是良心未死，不願下毒手的。這樣，戴笠就不得不施展騙術，到各處招搖撞騙，吸收一些純潔幼稚的青年，來作為特訓班的「新血液」了。

騙人的廣告

特訓班的學員，除了少數是原來的特殊人物外，其餘大部份都是欺騙或強迫抓來的知識青年，而我就是被漂亮的招生廣告所騙去的一個。

我從前是上海仁豐染織工廠的一個見習工人，八一三滬戰爆發，就參加了救亡工作，上海淪陷後，流亡到江西，初在第三戰區政工大隊任區隊長及政指，後又到蘇南運輸合作站當職員。因我生性耿直，稍有正義感，所以見到社會上的黑幕，即發牢騷，長吁感慨，於是引起了上峯的疑忌，……被革職。失業後，四顧茫茫，毫無憑依。乃於去年到江西廣豐訪友謀事，未成。正在彷徨之際，偶於街頭看到軍委會幹部訓練學校（中美特訓班對外的名稱）招生的廣告上面寫着：『本校宗旨：為適應盟軍反攻之需要及培養建國人材為宗旨。待遇：與青年遠征軍相同。畢業後由校方按其考成績與能力，並聽其志願，分配到浙東蘇南一帶（即指新四軍解放區）做適當工作。……』一個失業的我，看了這樣的漂亮廣告後，自然是喜出望外，馬上去報名參加考試了，不知怎的，也就很順利的在『金榜』上題了名。這更使我興奮了，以為自己不但已經找到職業，而且也有為國盡力的機會了。於是，我整理行裝，欣然的前往東蓬。

餓着肚皮強迫勞動

到了東蓬以後，使我大大的失望了。首先是在生活上感到莫大的痛苦。一天是兩餐飯，飯又煮得很少，每餐都搶擠得不可開交，人頭上、身上、地上、處處都是掉下的飯，有時爲了爭鍋鏟子，而互相口角，互相扭打，以至掏出手槍動起武來。我是一個新來的學員，加上體力也很孱弱，不敢同他們

去『衝鋒陷陣』，只得忍點餓，帶着半飽的肚子，走出飯廳。不到三天，我的身體就顯得瘦削了。

飯吃不飽是小事，每天還有半天的『勞動服務』。修房子，築圍牆，鋪路，樣樣都來。如果這是爲了公共的利益，或生活的改善，那大家是勞而無怨的。可是，我們這種繁重的勞動，完全是爲了中飽隊長個人的私囊。上面本來是發建築費的，而隊長先生就利用我們這無價的勞動，來替他完成所謂『宏大』的工程，幾十萬元的建築費，就裝進自己的腰包了。並美其名曰『勞動服務』，真不知『勞動服務』四字作何解？

隊長爲了強化我們的勞動強度，他每天都親自出馬，手執皮鞭，像工頭一樣來監工。如果有誰勞動不力，他先是一聲怒喝，繼之皮鞭就要在頭上飛舞了。因爲他知道這樣對付自己的曠工們，是沒有問題的。大家由於腹空體乏，都是拖着副疲憊的身軀無精打彩的工作着。但因憐於隊長的皮鞭，也不得不裝出一點神氣。當我回憶起昔日在工廠時的情景，就覺得我所身歷其境的簡直不像一所學校，而是一座吃人的工廠。所不同的，而那是有政治性的，它不但要剝削你的勞動，而且還要剝奪你的靈魂。

恐怖！恐怖！！恐怖!!!

有人以爲特務不許人民有自由，而特務自己大概是可以無拘無束的自由一番了。這是不知道特務內幕的人的看法。其實特務自己又何嘗享有自由權利呢？因特務頭子要統治一羣小特務，必須要用獨裁恐怖的手段，才能奏效（這一點和統治人民是一樣的）。就拿特訓班來說罷，在開學時除宣誓：『服從領袖』『消滅奸黨』『保守祕密』『違者處死』等誓詞外，還規定出一套駭人的規則來：『兩人不准交談，一人不准行動。不與外人接見，不與外人通訊。互相監視，互相檢舉等。』這些規則宣佈

後，下面當然是百分之百的遵行了。但特務頭子認為依靠這些規則，還不能鞏固自己的陣營，就兼施檢査與考查兩種辦法，來補不足。所謂檢査，就是平時對行李宿舍等施以公開檢査與秘密檢査，——派核心份子秘密的把你的一切東西搜查一遍，事後人不知鬼不覺。所謂考查，就是對每個人的言論、行動，都加以考查。這種考查，不知斷送了多少性命！如果你在討論會上發言積極，他們會懷疑你是『思想激烈』份子，如果抱沉默態度，他們又會懷疑你是『思想不純』份子，當你被他們注定向『不可靠』或『別有居心』份子時，那就有被『分配工作』的危險了。（以分配工作為名將你調出去暗害掉）

去年我們班內有一個姓胡的同學，因對這種恐怖生活太厭惡了，後悔不已，常發怨言，並向校方當局要求退學。這個要求不但未被准許，反而送掉了自己的生命。記得是一個春雨連綿的黑夜，大家都熟睡了，寢室內靜無聲響。突然間走進了兩個特殊人物中的特殊人物，他們叫醒了姓胡的同學並說：『工作需要你馬上出學，隊長找你去談話。……』這時大家都從夢中驚醒了，姓胡的聽完了他二人的話，遲遲的不能起身，只迷迷糊糊應了幾句聽不清的話，聲音裏帶着顫抖。此時我想姓胡的一定是預見到自己的不測了，以致恐懼得口齒不清，並想儘量的多延長一分鐘的生命！然而還有什麼用呢！兩個催命鬼看他有些遲疑，便不斷的催促他迅速行動，姓胡的終於被架走了。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未見他的蹤影。但誰也不敢探問他的下落，大家只以淡淡的眼光，相互示意，在內心中都存有兔死狐悲之感。

殺氣騰騰的組訓陰謀

從中美特訓班的名字上，就使人感到殺氣騰騰，陰霾森森了，同時也就會令人想到他的訓練性質和訓練目的了。東南第七中美特訓班和其他的中美特訓班一樣，是由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和美國特務機

關共同創辦的。是以中國的「人材」和美國的「技術」相結合，爲其組訓方針的。班主任是特務頭子戴笠，副主任是隴建公安局長林超，（林爲該班實際負責人。）並聘有美國教師七人，傳授近代化的特務技術。全班共分三個大隊，各隊的訓練目的，有所不同。活動的方式，亦因具體任務之不同，而各有其特點，現分述於後：

第一隊叫政治工作隊，實質上是屬於政治特務。學員有二百餘人，大多數是大學生、中學生及失業青年。訓練目的，是培養政治特務的。畢業後分配到東南各地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內去工作，並深入到鄉保甲各基層行政組織裏去活動。以指導員、幹事、助理員等面目出現的。其任務：第一、建立核心組織，監督各機關團體內的人員的言論與行動，從中檢舉所謂「思想不純」份子，防範「奸黨」活動等。第二、操縱各種社會團體，及黨政機關，準備在開國民大會時，把持選票，包辦選舉事宜，以便達到欽定候選人均能當選的目的。這一批特務是受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直接領導的。最近在蔣管區一連串的市選鄉選醜劇，大多是這批仁兄們所一手扮演的，國民黨反動派離開這件法寶，還有什麼把握在國大選舉時被人民選舉爲「代表」、「主任」、「委員」呢？我們這批「特種學生」訓來訓去，不過要訓出這一點特殊的「偉大」作用罷了！

第二隊爲特工隊，在性質上是憲兵和特務人員的混合體。學員有二百多人，成員大多是退伍軍人、兵痞、流氓，也有一些原來就是特殊人物的知識青年。訓練目的有二：一部份人做交通特務兼憲兵特務（不是憲兵名義），分發到東南各地的交通巡查總隊，與軍委會海陸空統一檢查處（站或所），以職員面目出現去活動。其任務是控制交通要道（過去在蔣管區連國民黨要員坐飛機和坐火車，都要由戴笠批准，就是這個道理。因爲戴笠是兼海陸空統一檢查總處的處長），限制人民行動自由，並在來往行人中，進行偵察，發現「可疑份子」。有時也到旅館飯店去檢查，企圖破獲「奸黨」人員

的。另外一部份是幹練可靠份子，及『忠貞黨國』的『同志』，則分配到敵區或『奸區』去進行內線活動，獲取情報，打入上層，甚至建立點綫作長期隱伏。這一批特務是受國民黨軍委會調統局領導的。

第三隊是軍事技術隊，可以說是武裝特務。學員有四五百人，成員都是從三戰區各部隊調來的下級軍官，或是招來的落伍軍人，訓練內容，是教授新式武器使用法，及突擊戰術之研究。新式的殺人武器，有卡賓步槍，有湯姆式手提機槍，有火箭砲，有軟性的白色炸藥，威力較大。（去年八月爲了阻止『奸軍』進入杭州，就使用此種炸藥把錢塘江大鐵橋炸毀的。）此外，還有新式的通訊器材，及小巧玲瓏的無線電台，收發電非常簡便，大都是深入『敵』防區作偵察之用的。這個隊的訓練目的，主要是組織中美突擊先遣軍，向『奸區』進行軍事進攻的。其中一小部份人是作軍事情報工作的。去年在西安組織的華北中美突擊先遣軍，就是屬於這種性質的。他們同樣都是充作反共內戰的急先鋒。

我不哭，我要抗議？

我不忍再寫下去了，我不知道中國一大批純潔善良爲『找出路』而『找出路』的青年們，爲什麼會遭到這樣『特殊訓練』，曠古未有的災難，難道攜帶『卡賓步槍』『白色炸藥』，學習『突擊戰術』，就叫做『培養建國人才』嗎？誰個不是父母的孩子，誰個不是中華民族的兒女，誰個不是有血有肉的人，難道我們命運安排着，見不到光明，而要在陰風慘厲的魔鬼圈套裏，幹那些不是人幹的勾當，天天想暗害別人，而恰恰又是天天在殘害自己靈魂，昏天黑地的幹一輩子嗎？

我要哭，我哭不下去；我悲哀，我憤恨，我爲一切與我同樣遭遇這個殘酷命運的朋友們悲哀憤恨！我想通了，我不能白白地讓魔鬼把我糟蹋了，還要獻一個萬世子孫受人臭罵的『特務』名聲到墳墓裏去！

我是人，我到底還是一個人！人有人的靈魂，人就該走人的路！我在「特務」系統裏所幹的罪惡，固然有責任，主要地還是中國法西斯魔鬼的罪惡！我沒有對他留戀，掩飾，保守秘密的必要，我要大膽地把這醜惡的黑幕撕開，讓全中國，全美國，全世界一切有良心有正義感的朋友們，一切人道主義的善男信女們，來看看中國反動派這樣兇險，殘酷無比的心肝和面目！

我再不懼怯了，我不能用眼淚來彌補過去的損失，我要勇敢地撕毀過去，走向將來，走向我應走的道路！

這是我的懺悔書，也是我對反動派的嚴重抗議！同我一樣受害的朋友們，我希望你們熱烈地參加這個抗議。

（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華中新華日報）

我是蔣匪的一個大特務

胡志毅

我悔悟了，我要控訴！

我是個航空員，抗戰開始，我也激起了滿腔熱血，想為國家民族效命。可是我被流氓蔣介石親手訓練成爲特務，又被暗暗送到邊區來做特務了。在中華民族這樣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我所使用的武器是國家民族所特別需要的。可是流氓蔣介石却命令我丟掉不用，把我暗暗送到邊區來進行罪惡的活動，把我造成中國人民的罪大惡極的罪人。

在中國共產黨寬大政策的感召下，我醒悟了，我願意向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及人士，控告蔣介石，他把國家民族空軍有用人員，派出來當特務，他把所有的空軍人員也完全變成特

務，他是這樣叛逆着中華民族，這樣戕害中國的人民啊！

我悔悟了，我要控訴！我願犧牲自己，爲中華民族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以及爲共產主義奮鬥到底！

我怎樣被訓練成特務的？

我是蔣介石的特務，而且是一個極頑固的特務，因爲我作特務工作已經十三個年頭了。我的特務登記號碼，是軍錢字〇七〇〇一。選在一九三〇年春季，那時候我在國立成都大學政治系三年級讀書，因爲喜好運動，被選拔爲四川出席在浙江杭州梅東高橋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運動大會的選手。蔣介石在大會上和私人宴會上，一再親口號召各省市的選手們：「諸位既具有健全的身體，則須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趕快參加到各個軍事部門裏來！」我於同年即考入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第八期第一總隊，入伍在第一連，升學在砲科。進校不久，上面發下表格，命令全體學生集體入黨，我的介紹人是韓德耀和蔣正炳，由政訓處處長鄧悌負責特殊訓練，每個連隊都設有支部，各置小組若干，除政治課外，常有討論會，演講會，辯論會，時事問答測驗，檢查信件，個別談話……，利用各種方式來檢查思想，並暗地各人彼此監視。言『共產』者必殺，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論點是：『寧可冤枉九十九個好人，也決不放过一名共黨。』出『黨軍日報』（此報當時只散發於校內，現已在成都公開出版）和『黃埔月刊』，經常散佈毒素，宣傳法西斯主義，每週星期一爲總理紀念週，蔣在京時，則改名爲擴大紀念週，軍政警學等機關的首腦均出席。漢奸汪精衛、褚民誼，反共專家戴傳賢，劊子手何應欽、陳誠等狐羣狗黨，都講過話，都在作瘋狂的法西斯主義毒素宣傳，再配合着早晚點名，每人必須背誦『黨員守則』，『軍人讀訓』，並以『開明（？）專制，絕對服從』的軍事管理，把每個活活

潑潑有爲的青年，毒化爲指黑說白，暴亂無羈，反對人民、反對進步，毒害青年及共產黨……；總而言之，一切訓練都是法西斯主義的教育，是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訓練。不僅只是學，另一方面還要實習。我的實習是利用假節到街頭或娛樂場所作法西斯毒素宣傳。一九三一年冬，蔣介石不抗日，上海學生來請願，住在軍校內，梁思忠（梁啓超第四子）和我假名爲總招待，其實就是調查一切進步份子，採取威嚇利誘各種方法來瓦解他們。

一九三三年冬季，我打進了四川邊防軍總司令部（李家鈺所屬），澈底了解其內幕情形，蒐集一切材料交與吳淡人（吳爲黃埔一期生，時在該部任旅長）。同時在通、南、巴一帶進行反共的罪惡戰爭。任務完成後，我又回到南京。特務機關黃埔同學會又把我保送入空軍偵炸班第一期受訓，一九三五年畢業。這時，我又加入了復興社，康澤、賀衷寒、蔣堅忍等特務頭子親自動手，來給我們進行特務訓練。我們不管任何人講話只要提到『蔣校長』『蔣委員長』，都要自動立正，講多少次名字就要立正多少回，只要一聽到『蔣』字，我們的脚用不着腦筋支配，早就靠攏了。我們戴的是法西斯小帽，敬禮都用意大利式，因爲是意大利人如羅地、多得烈、卓提、馬丁尼、克拉沙等在訓練我們，不這樣，星期日你就莫想外出。畢業後，我被派去廣州打陳濟棠，作消滅異己的戰爭，陳濟棠出洋完事，我又調太原監視閻錫山。繼又調蘭州『勤共』，我至平涼途中被東北軍劉多荃一〇五師扣留，方知西安發生雙十二事件，以後又打入東北空軍大隊當偵察教員，雙十二事件和平解決，我乃回南京。七七血鏢喚醒了中國人民，蔣介石被迫抗戰了，我滿腔熱忱，誓願報効國家民族，空戰中得過空軍三等勳章。但事實上，蔣介石的發動章，不過給人民看看以作騙人的幌子，說他蔣介石是抗戰的罷了。其實他是反共第一，抗戰不過掩飾人民的耳目，自己在塗脂抹粉而已，其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什麼時候也沒有停頓啊！

我被派到邊區幹什麼來了？

一九四〇年，空軍特務頭子簡樸，忽然送了我許多普通進步書，如『抗大動態』、『邊區實錄』、『毛澤東傳』、『朱德傳』、『什麼是馬列主義』、『大眾哲學』、『解放』、『新華日報』……等，一定要我看，我問他什麼原故？他說以後自然明白。自然明白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一九四〇年是一個反共的高潮時期，十二月五日我由成都動身，二十五號我到了延安。特務機關給我的兩大任務：一、偵察一切戰時轟炸目標，如黨、政、軍、學各機關、工廠、彈藥糧秣倉庫及交通要道；二、瞭解軍隊素質及裝備。待國共正式打起來，即趕快脫離邊區。實際上，我是負擔轟炸邊區的先遣員，爲了完成這兩大任務，我終是儘可能利用了一切機會進行活動。

共產黨拯救了我！

來邊區三年中，我親眼看見了抗日民主模範根據地的設施，如施政綱領，精兵簡政，減租減息，擁政愛民，整頓三風及豐衣足食等等。鐵的事實，與蔣介石統治下的黑暗局面對照起來，我內心矛盾的痛苦，使我睡不成眠，坐臥不安。尤其是在最近兩月中，我差不多不分晝夜的思索。首先我弄不通的，是因爲我對蔣介石還有幻想。我陷入罪惡的泥坑太深了，我認爲他還是抗戰的。以後我從思想入手，把現實仔細分析，明白了蔣介石同法西斯是分不開的。我在軍校時就聽過他讚揚日本武士道，足足花了幾個紀念週的十幾個鐘頭。他是個日本土官生，因之他敬畏日本，懼怕日本，進而諂媚日本，同日本軍閥緊密的勾結在一起。我親身知道，那時各軍事部門請了許多德國顧問。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送了他三架飛機，一架水陸兩用的『斯可塞』。還有兩架巨型的，一名『沙弗亞』，一名『卡不羅林』，

連司機都用意大利人，把性命都交給法西斯匪徒了。有好多人問我：中國到底有多少作戰飛機，我說：沒有一百架。自然：這種答覆有些令人驚訝，因為老百姓的成千百萬航空捐，到那兒去了呢？我是可以來答覆這個問題的。徐培根火燒航空署渾滅賬目，錢大鈞貪污下台，周至柔，毛邦初那一個不亂抓一把呢？負責向外國買飛機的又是一批外行，由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直接在外國『成交』，買來的都是別國不要了的破舊飛機，那有一架好用的呢？而訓練空軍的人又是法西斯匪徒，他們自然歡喜這個可笑可憐的中國空軍情況了。一九三六年蔣介石五十歲生日，在南京明故宮飛機場舉行獻機命名典禮，幾十架飛機呈露在廣大的觀眾前面，可是說起來這會忙壞了機械士們，開着夜車，把破舊飛機噴上一層油料，把教練機都拿去湊數了，如『弗里特』『道格拉斯』『可塞』『不銳達』『非亞提』，再給塗上什麼『北平學生號』『臨海鐵路號』『平漢鐵路號』『愛國號』……飛行人員也不够用。甚至把學校的學生也拉來湊數。抗戰中的空軍，多採取分散宿營集中使用的原則，但最有名的南京空軍會戰，武漢空軍會戰，那一次飛機超過了一百架？蔣介石與汪精衛也是分不開的，這是事實。我親耳聽了蔣介石的許多講演，從未聽見蔣介石罵過汪精衛；相反的，我確親眼看見蔣介石歡迎汪精衛到軍校內散佈投降毒素。而且，一九三八年底，我在昆明，親眼看見汪精衛開小差路過昆明，汪精衛開小差我們都知道，難道蔣介石不知道嗎？三歲小孩子也可以猜出其中底細呵！誰都明白：中華民族今日的出路是要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可是蔣介石却偏偏要把槍口對內！這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劊子手，在我腦海中死去吧！他不是要中華民族解放，他是要中華民族毀滅的，他派我到邊區做特務，也不是想白叫我來的呀？我的愛妻冉韻秋，愛子芝生，是在大後方作人質抵押的，我深深地知道：蔣介石的刀是無情的！我將永恆地懷念着你！——親愛的父母弟妹們，和給我作連環保的朋友們，你們如果死了，將更加暴露蔣介石的罪惡，更加使中國人民燃燒起憤怒的火，壓這吃人的惡魔戰國到底，

把他粉身碎骨，全國人民才有活路！

法西斯特務頭子蔣介石、康澤親自訓練的我，中毒已入膏肓，特務生活十三個年頭不能算是很短的日子吧？但我仍被共產黨寬大政策拯救了出來，這真正證明了一個真理——共產黨的偉大！在南京時，不知好多稍有共產嫌疑的人都集合在雨花台去了（雨花台為殺人場）。但蔣介石派來作特務的人，罪大惡極的人，只要澈底坦白，共產黨就給他生活上的照顧以及給以政治上之出路。我應該毫無猶豫的向共產黨投降！在毛澤東同志旗幟下當一名戰士是無上的光榮呵！前邊是活路，前邊是光明！讓一切罪惡與黑暗都和中國法西斯匪徒和蔣介石這個大流氓頭子一起死亡吧！

一九四三年

